

# 似水流年

十八輯·啓

封面故事

#metoo



# 似水流年

編輯部

## 主編

吉田千惠子

## 副主編

黃瑋喆  
方涓茹  
王天成  
候亞婷

## 文編

張鑫媛  
章勁濤  
李天樂  
范星怡  
葉庭瑄  
孫宇石  
李湘渝  
顧佑琚  
楊昊泓  
陳沫璇  
施启迪  
厉景晨

## 美編

黃冉婷  
王天天  
陳思宇  
高小涵  
梅子薇  
陳芷茵

## 封面手繪

王天天

# 目錄

<b>封面故事 #Metoo</b>	<b>4</b>
林奕含與房思琪	8
我們的社會是否需要 Metoo	12
#Metoo 事件政府處理	15
#Metoo 運動，到底教會了我們什麼	17
<b>讀書</b>	
現代戲劇中歌隊角色的復興與創新 ——以《冥城》為例	22
《24 個比利》	25
# 擁擠的房間裡 我們窺探彼此 #	
<b>光影</b>	
《故園風雨後》	29
永遠的 Summer Time 和酒杯	
談郭敬明與他的折紙時代	31
<b>異鄉人</b>	
塔門，今夜請將我遺忘	33
<b>文苑</b>	
月亮的兒子們	38
日記	40
我想，給你我眼里的，另一個清晨	45
昨夜又是一場酣夢	48
風暴	53

## 封面故事

# #metoo

你可能听说过哈维·温斯坦。

哈维·温斯坦是美国电影监制，前任电影制片厂的执行董事。

他所监制的《莎翁情史》赢得了奥斯卡金像奖。

2017年10月5日，温斯坦被指控性侵犯或骚扰13名女性，其中3名遭到强奸。

10月8日，温斯坦电影公司董事会开除了温斯坦，妻子与他离婚。

苹果公司、阿歇特出版公司、亚马逊公司相继宣布终止和温斯坦公司的合作。

法国总统启动程序剥夺他的荣誉军团勋章。

温斯坦的事业走向终结。

与此同时，因为他 #Me Too 标签在 Twitter 和 Facebook 等社交媒体上大量爆发。

文 / 顾佑珺

ان\_امك #MoiAussi # 我也是 #memyös  
balanceTonPorc #QuellaVoltaChe  
СегәКажувам #stilleførøpptak  
#ی\_هب\_ی #ונחנאםג #МеняТоже # 나도당했다  
YoTambién #TôiCũngVậy # 私も

## Part 1. Me Too 在美国的源起

Me Too 最早由社会活动人士塔拉纳·伯克提出。她于 2006 年发起了一场草根运动，在被侵犯的有色人种，特别是底层女性中推广“用同理心实现赋权”。当被一位 13 岁的女性倾诉了她自己的被性侵犯的经历后，她当时不知道该如何回应，但她现在会想要用“我也是”来回应那个少女。

十一年过去后，因为哈维温斯坦的性侵事件，因为娱乐圈的高曝光率，Me Too 才真正为人们所知晓。

2017 年 10 月 15 日，美国女演员艾莉莎·米兰诺 (Alyssa Milano) 在推特上写道：“如果所有被性骚扰或侵犯过的女性都能发一条‘Me Too’标签的状态，那么人们或许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MeToo 的标签一出现在互联网后便想病毒式扩散一样被大量使用。仅 10 月 15 日，MeToo 标签就在推特上出现了超过 20 万次，到次日更是超过了 50 万次。同时在 Facebook 上，最初的 24 小时就有 470 万人在 1200 万条状态中使用了该标签。MeToo 成了一个反性骚扰的标签，以美国为起点，在全世界掀起了一场反性骚扰的社会运动，曾经沉默的受害者纷纷站出来公开指控加害者。在艾丽莎的呼吁下，美国娱乐圈中，许多女明星都勇敢加入了指证曾经伤害过她们的人的行列。甚至，男演员们也纷纷站出来表示他们同样有过被性骚扰的经历。而一些作为加害者的男性则通过“#How I Will Change”这一标签勇敢承认他们曾有过对女性的无礼行为。

之后，MeToo 的使用从娱乐圈逐渐向外扩张，引发了音乐界、科学界、学术界、政界等各个领域对性骚扰与性虐待的广泛讨论。

2017 年 11 月 12 日，数百人在好莱坞参与了 MeToo Survivors 的游行，以抗议性侵犯行为。

Me Too 运动不仅在美国受到极高关注同时也被社会上普遍认可和支持。2017 年 12 月，美国《时代》

周刊将那些勇敢的“打破沉默者”选为 2017 年度人物。今年 1 月 7 日，好莱坞女星集体穿着黑色礼服，与社会活动家一道走上金球奖颁奖典礼的红地毯，著名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温弗里在终身成就奖获奖感言中宣告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女性遭受骚扰的日子已经结束。

## Part 2: Me Too 在法国的反思

### 我们捍卫对性自由 不可或缺的挑逗权。

就在美国奥普拉宣告新的是带来新的话音刚落。1 月 9 日，法国《世界报》发表了一封由女演员凯瑟琳·德纳芙和其他 99 名来自法国艺术界、医学界和商界的女性联署的公开信，这封信被视作“性权派”的宣言。在信中，德纳芙们指斥法国版的 #MeToo 浪潮为“清教主义”，一如古老的猎巫时代，声称要促进妇女的解放和保护，最终只是为了将她们奴役在永恒的受害者位置上。

MeToo 运动在法国所用的社交媒体标签是 #BalanceTonPorc，意为“揪出你的猪”。《世界报》公开信直言不讳，#MeToo 已经在媒体和社交媒体上对那些没有机会做出回应或自我保护的个人提出了公开的指责和控告，这些人与性犯罪者完全相同。在这个简易的司法程序中，男人们仅仅因为摸了一下膝盖、偷亲了一下、在工作餐时谈论私密话题或者发送具有性暗示的短信，就被草率地惩罚，丢掉了工作。

被揪出来的猪猡被送往屠宰场，不仅没有帮助女性自我赋权，实际上成为性自由的敌人。宗教极端分子、反动派和持有维多利亚道德观的人们认为女性是一个“分离”的物种，是需要被保护的、长着成人面孔的孩子。而那些被指控的男性因为一二十年前的“不当行为”而忏悔，已经导致了极权社会的氛围。

这封公开信的联合执笔人中不乏坚定的女权主义者，却对这种在网络上指名道姓检举揭发的浪潮感到失望。

### Part3 Me Too 在中国 以吕丽瑶事件和朱军事件为例

Me Too 运动在香港和大陆，没有引起像欧美国家大范围的公开讨论，热度并不太高，但是也有着许多勇敢站出来个人事件，引发了一定讨论和关注。

在美国好莱坞游行结束后的不久，Me Too 标签开始进入香港社会。这要感谢一位香港女子跨栏运动员吕丽瑶。

吕丽瑶在 23 岁生日（2017 年 11 月 30 日）凌晨发文称，自己多年前曾遭受教练性侵。

她在脸上发表文章称，约十年前，她曾被前教练 Y 约到家中按摩放松肌肉。

Y 首先是通过电话问她上星期的训练是否让肌肉很紧绷，可以帮忙按摩放松肌肉。随后又认为运动场做按摩不方便，约她到 Y 的家中去放松按摩。

教练帮运动员放松是非常常见的事，Y 也是吕丽瑶很信任的教练，所以她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

到了 Y 家后，Y 让吕丽瑶躺在床上，在来回按摩了 3-4 次腿部后，他说隔着牛仔裤不方便按摩，就建议她把牛仔裤脱下，然后继续所谓的按摩。最后演变成了把牛仔裤和内裤都脱下然后抚摸她的私处。

“直到内裤被脱下的那一刻，我仍然反应不过来。”吕丽瑶这么形容。事发后，吕丽瑶依然和教练有来往，甚至会为他庆祝生日。“我是神经病吗？如何跟一位性侵犯自己的教练每年庆祝生日？我不知道。也许我能够把自己也骗倒，对自己说，那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口裏說不，身體卻很誠實。那次之後，每次他靠近我，我的身體都會跟自己說退後。我倆的身體接觸，從此只局限於拍拍膊頭。長大了，有時碰到他，硬着頭皮寒暄一兩句，便想趕快掉頭跑掉。而這樣子只換來一大堆閒言閒語，說我沒有

禮貌，不懂飲水思源。”

吕丽瑶此次公开所受到的伤害加上了标签 #me too。她受美国体操运动员麦凯拉·马罗尼在社交媒体公布被队医性侵的经历的鼓舞，才决定说出真相。

“今天是我的 23 岁生日，把真相说出来是一种解脱，亦是把自己由 victim 变为 survivor，这是我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事件公布后，她的 Facebook 受到广泛关注，文章被转发四千余次。

吕丽瑶相信香港体育界也有很同类事件存在，她的公开的目的是希望唤起大家对儿童性侵犯的关注、鼓励受害者发声，并且让公众知道，性议题不是羞耻或不可公开讨论的事情。最后她表示暂时不会回复任何与本事件有关问题，希望媒体谅解。而这也是很多 Me too 运动参与者所持的态度。

中国大陆的 Me Too 运动则是从学术界开始，向外延伸至娱乐圈。但是相关部门对于此类事件的处理方式则有些复杂，可能会因被指控者的影响力不同而有所不同。

2018 年第一天，罗茜茜在微博发表题为“我要实名举报北航教授、长江学者陈小武性骚扰女学生”的文章，指自己 12 年前在北航读博士期间，遭到副导师陈小武的性骚扰。次日再次通过微信公众号发文，例举证词、录音，以及第三方佐证怀孕女生的存在等证据。

12 年前，罗茜茜拒绝与副导师陈小武发生性关系，在随后几年的学习生活里，罗茜茜自述被陈小武“欺负得厉害”，她甚至患了抑郁症，出现幻听幻视等症状。去年 10 月，她在知乎上看到北航学妹类似的遭遇，如今身在美国的她受到 #MeToo 运动的鼓励，决定打破沉默，在那条“如何评价陈小武老师”问题下写下了自己的经历，并随后开始寻找有类似受骚扰遭遇的同学和校友，决定向陈小武发起一场迟到的 #MeToo 行动。

1 月 11 日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证实陈小武存在对学生的性骚扰行为并决定撤销陈小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职务，取消其研究生导师资格，撤销其教师职务，取消其教师资格。

在罗茜茜之后，出现了许多起高校版 Me Too。

武汉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各大高校的学生们组织起了针对各大学反性骚扰机制的联名倡议。在2018年的夏天，Me Too 冲出校园，席卷公益圈、媒体行业以致央视著名主持人、宗教领袖以及官员。

今年7月，公益圈“大佬”——创立“自然大学”环保组织的冯永锋被指曾在酒后对女生实施性骚扰。冯永锋痛快道歉，表示“自己太邪恶”，愿意承担责任。

7月下旬，媒体人章文被举报实施性侵。随后，作家蒋方舟等人也发文称章文曾对她们实施过性骚扰。章文则回应那是双方你情我愿的行为，并非性侵犯或性骚扰。

7月，弦子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了第一篇锤子便签长文，讲述了四年前实习期间被朱军性骚扰的经过和过往四年的反思。

“2014年6月10日，在央视《艺术人生》栏目组实习的弦子被主持人朱军在化妆间猥亵，因为阎维文等人进入化妆间，朱军停止猥亵，在5分钟的过程里弦子表示了拒绝。”2014年6月11日，弦子选择了报警。警方在弦子的贴身衣物上进行DNA提取，并向弦子等人播放了监控视频。在视频回放过程中，警方指着弦子擦嘴的画面说，“这个视频可以作为你被朱军强迫的证据”。

而后来，警方告诉弦子“朱军是正能量，要考虑到这件事的影响。”最后，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向弦子父母施压，并要求弦子父母写下保证书，承诺不再提及弦子曾经被朱军猥亵一事。

而在今年8月，微博上弦子再一次借 Me Too

提出这一事件后，她的微博被限制转发，采访它的公众号文章《举报性骚扰之后》被和谐。当事人弦子不断得收到恐吓电话。

不断有人在微博上对这件事进行梳理、推进、呼吁更多的指证人，然而每一次微博上的举动，都会遭到文字和图片的屏蔽。之后微博上每一次的发声，都会被名为“和谐”之手捂住，然后不了了之。

中国的情况比较复杂也很难一言以蔽之。但是事情已经发生，当 Me too 开始推着人们一个接一个的站出来去诉说、去揭露，借助海外的一些组织，这些细节和过程得以被一一记录和保存。不如西方国家那么直接和激烈，但人们也在一点点意识和觉醒。

如今这一标签已在超过85个国家被使用：

法国将 Me Too 引入为「BalanceTonPorc」以他们独有的方式去看待和加入这场运动。

西班牙则是用「#YoTambién」来鼓励用户对外公开性侵犯事件

加拿大法語地區則以「#MoiAussi」这一标签参与这场运动

以色列當地的同意標籤為以希伯來語寫成的「#אנחנו\_גם」(#我們也是)

.....

同时 MeToo 运动开始后，许多影视作品及文学作品如台湾作家林奕含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也基于这样的题材，以各自独特的方式来支持这项运动。之后的文章将从各国不同反响，文学作品等方面对于 Me Too 做更深的讨论。



# 林奕含与房思琪

性暴力幸存者的挑战、#MeToo 风潮与强暴文化

文 / 叶庭瑄 李湘渝



南检使用了强制性交、与未成年人（16岁）性交、利用权势性侵等三条法条侦办，而第一条因为搜集不到证据（唯一的证据是小说中的性侵场景）故不成立；能够求证得到两人最早发生关系的时间点，林已满16岁，故第二条亦无法成立；而在能够查证的范围内，两人最早交往并性交时刚刚脱离师生关系，使得第三条也不成立。南检传唤了林身边许多亲友，也全面搜查林生前包含小说、网志、手札在内的各种作品，还调阅林与陈的通话纪录以及林的心理咨询纪录，找不出陈触犯上述三条法律的证据。

## 小说主角－房思琪

敏感细腻、聪慧早熟的少女，貌美可爱，从小就读资优班，钟情文学世界，渴望从阅读中获得成长，对现实中的伤害却毫无招架之力。13岁时遭邻居国文老师李国华诱奸，此后强迫自己爱上加害者，长期维持性关系。身心重压下精神疾病日益严重，最终在高中毕业前的一场性虐待后精神崩溃。

“我是从前的我的赝品，没有本来真品的一个赝品。”

## 小说作者－林奕含

外号“怪医千金”、“漂亮宝贝”。出身台南名医世家，面容姣好，学养丰富，钟爱文学。曾就读台南女子高级中学数理资优班，获台湾数学科展第一名。高二时罹患精神病，高三学测（台湾高考）满级分（状元），两次进

大学皆因精神病休学，在婚宴上致词自爆精神病史，呼吁精神病去污名化，婚后出版处女作，也是遗作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后自缢于独居处所。

**思琪还有李国华看中的弱点：拥有美丽容颜与青春胴体，而没有相匹配的防卫意识。从小通过文学作品认识世界，向往翱翔却没有成熟的羽翼，如同羔羊走向披着文学大衣的狼群，自以为拥有别于同侪的超龄，面对现实危机却没有还手之力。**

“就是有那么一天，思琪觉得老师讲解的样子

特别快乐，话题从作文移到餐厅上，手也自然地随着话题的移动移到她手上……抬起头看见书房的黄光照得老师的脸油油的。她看老师搓着手，鹅黄色的动作，她心里直怕，因为她可以想象自己被流萤似的灯光扑在身

上会是什么样子。从来没把老师当男性，从不知道老师把她当成女性。”

思琪的人生，在李国华为她“讲解作文”的那个下午被彻底改写。李国华的国文老师身份，是最有力的伪装。他借口批改作文，一次次将思琪叫至楼下家中；借口看文化展览，将思琪带往外面的小

旅馆，房家父母都未曾有丝毫怀疑，反而感激老师对女儿的“特殊关照”。在年纪尚小，心智却比同龄人成熟的思琪和好姐妹怡婷眼中，老师博学多识阅历丰富，是值得尊敬的文学模范，是性别模糊的长辈，甚至是不可能成真的理想情人，总之可以全心信赖。他却在思琪身上看见了性，利用身份认知的不对等，趁虚而入。

思琪还有李国华看中的弱点：拥有美丽容颜与青春胴体，而没有相匹配的防卫意识。从小通过文学作品认识世界，向往翱翔却没有成熟的羽翼，如同羔羊走向披着文学大衣的狼群，自以为拥有别于同侪的超龄，面对现实危机却没有还手之力。李国华将赤裸裸的兽欲堆砌成文字，将丑陋的欲望以爱的名义包裹起来，将谎言言情话的外衣包裹，像人贩子用棒棒糖诱拐一般，将心智尚未发育成熟她按向黑夜。

社会上咎责受害者的姿态，无疑使受害者不敢发声，书中写道：“他（李国华）发现社会对性的禁忌感太方便了，强暴一个女生，全世界都觉得是她自己的错，连她都觉得是自己的错。”，从“一定是你裙子穿太短”至“反复询问受害者是否曾经抵抗”，一针针缝住了受害者的嘴，滋生了强暴文化。

作品中另一位受害者郭晓奇在网上披露遭李国华诱奸的经历，却被键盘正义者们误解为年轻女孩勾引老师的狗血剧情，不见对加害者一句批评，却对受害者或指责或嘲讽，造成二次伤害。

受害者对于被害事实的认知，往往也被干扰甚至扭曲。“由于身体背叛了自己的主观意愿，受害者会憎恨自己的身体。甚至在精神上责备自己，怀疑自己就是想被性侵，认为自己也是性侵共犯。”陷入自责和自我怀疑而不敢发声。书中李国华第一次性侵思琪后曾说：“这是老师爱你的方式，你懂吗……你喜欢老师，老师喜欢你，我们没有做不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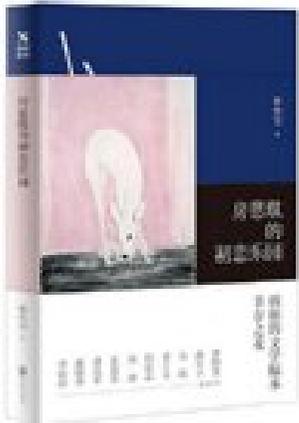
的事情。这是两个互相喜欢的人能做的最极致的事情，你不可以生我的气”，一段话除了将自己的强暴行为合理化为“爱的表现”，更是将单方面的侵害说成是互相的行为，使受暴者感到愧疚、羞耻，模糊了“受害者”身份，因而错失控诉的第一时间。他硬插进她的身体，转而却告诉她，都怪你太美了。

对性避而不谈的家庭环境，让受害者即使面对至亲，也不敢开口。书中，思琪也曾希冀在溺死前抓上一把，“我们的家教好像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性教育。”然而，妈妈对她说：“什么性教育？性教育是给那些需要性的人。所谓教育不就是这样吗？”思琪又试探地说：“听说学校有个同学跟老师在一起。”妈妈的反应是，“这么小年纪就这么骚。”然后思琪不说话了，她知道说什么也没有用，在这个故事中父母将永远缺席，“他们旷课了，却自以为还是还没开学”。羞于谈性的文化里，部分家长没有意识到，性教育并非性教唆，它关乎生理、心理、道德、卫生等多个领域的科学知识，是保护而非暴露。倘若学校不教，家长不引导，让不良影视书籍，甚至施暴者有机可乘，才是真正的误导与失职。

书中，思琪告诉自己：“我已经脏了。脏有脏的快乐，要去想干净就太苦了。”

“如果我先把自己丢弃了，那他就不能再丢弃一次。邪恶是如此平庸，而平庸是如此容易。爱老师不难。”

“这些天，她的思绪疯狂追猎她，而她此刻像



—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一只小动物在畋猎中被树枝拉住，逃杀中终于可以松懈，有个借口不再求生。”

受到性侵后的自我防卫倾向，使受害者反而刻意展现自己活得很好，以沉沦、自我毁灭维持摇摇欲坠的自尊，否则就证实了自尊的严重损害。由于认为“没有爱的性”是“脏的”，觉得自己做了羞耻的事，又意识到身边不会有人支持她，思琪只能在自成体系的思想里，不停地思考，一个人努力地解释所有遭遇，强迫自己爱上老师，通过重回加害者的怀抱，企图“证明”这是一段“主观选择的爱情”，合理化这一切，说服自己活下去。

然而，受暴的恐惧并不会因自欺而褪去。因为意识到“被侵犯”和“重回加害者怀抱”的恶性循环是自己“理性考虑”后的选择，加上当爱与性有了“自愿”的成分后，性侵受害者便会失去一切被同理的可能，只能继续在恐惧下不断回到加害者身边，继续这场恶性循环。

对于受害者而言，光是看着加害者仍然健康地活着，本身就是对自身价值的怀疑和挑战。林奕含在访谈中提到：“女孩子被伤害了，女孩子在读者读到这段话的当下也正在被伤害。而恶人还高高挂在招牌上。我恨透了自己只会写字。”受害者看见带给自己重大污辱和伤害的人仍有资格好好活着，便会产生一种“不管怎么做都无改变现状”的习得性无助，更加深了自我认同的崩解，逐渐失去反抗的欲望。

## 二

“这世界有个奇怪的现象，总是等到作者离开世界，人们才去读她的作品。这社会还有个奇怪的规律，总是等到人们以命相逼，才意识到事情不小。”

林奕含的以命相逼，改变了世界吗？

《房思琪》一书出版后，面对读者对于书中表示小说「改变自真人真事」的提问，林奕含曾再三否认与自身经历有关。然而死讯一出，其父母便透过《房思琪》的出版社发表声明，表示书中情节来自林奕含亲身经历，造成台湾舆论沸腾。

在林奕含去世前，台湾的通奸罪允许妻子控告丈夫「外遇」对象（发生性关系的对象）却不告丈夫，

造成曾有遭性侵者控告男方不成，反被对方妻子控告（或夫妻联合控告）破坏家庭的案例，使得遭性侵者不敢出声，而有传言显示类似状况也发生在林奕含身上。林奕含事件后，司法改革会议决议通过废止《刑法》第 239 条的通奸罪。台湾补教业老师在补习班普遍使用化名，造成发生纠纷的时候问责无门。面对林奕含事件，台湾立法院通过“补习及进修教育法”第九条修正条文，明定补习班教职员工都必须揭露其真实姓名。法条也明定，补习班相关人员如果知道有性侵害、性骚扰发生，应向有关机关通报，杜绝不适任人员进入补教业。监察院纠正卫生福利部应落实补习班中的性别平等申诉管道，并强化对补习班的稽查。

林奕含曾说：“最当初写，好像生理需求，因为太痛苦了非发泄不行，饿了吃饭渴了喝水一样。后来写成了习惯。我怕消费任何一个房思琪。我不愿伤害她们。不愿猎奇。不愿煽情。”她的书写，是类似于 me too 的发声。她把残存的力量放进了书里，传递给了更多人：署名“阿廖沙”的北京影视学院学生，自称是藉由大众还在关注林案时，公开曾遭班主任父亲性侵的情事。香港跨栏选手吕丽瑶披露曾遭性侵的过去，自称最早是因为林奕含而萌生说出过往经历的想法。BBC 称林奕含“影响中港台 #Metoo 风潮”。

### 三

林奕含在小说访谈中表示：“大家都看到统计数字，所以我不想谈结构，大家都忘了，那是一个一个人。”

除了经历战争、天灾等重大伤害事件而存活的人，能被称呼为“幸存者”的大概也只有性侵事件的受害者了。林奕含在访谈中说得很清楚：“强暴绝对不是—次立即的、迅速的、一次性的、快狠准的（事件）”，也绝不是单纯对身体的破坏，而是自尊的崩解、对身体自主控制权的怀疑、对外界信任的毁坏。林奕含以极私密的视角剖析思琪的内心世界，“她的‘快乐’是带有引号的快乐，她知道那不是快乐，可是若她不把那当作快乐的话，她一定会活不下去，这也是我觉得很惨痛的一件事，”

让我们得以越过统计数字，越过冰冷的图表和曲线，关注背后的个体，看性暴力的伤痛如何在生命中蔓延，如何将花季少女拉入“余生”模式：除了抵抗伤痛对生命的损坏，无法再拓展新的生命主题。

尽管 me too 风潮开始在中港台地区发挥影响，仍有许多受害者躲藏在暗处，甚至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囿于社会压力不敢开口。CNN 曾报导，美国大学校园中近四分之一的女性曾遭受性侵或性骚扰，但是通报事件的受害者不到一半。以遗憾的方式认识了林奕含以后，我们是不是能更有人情味，不要一味的审判受害者，给予他们诉说苦难的空间以及悲伤的权利？也许很多事情得不来真正的“新生”，但我们可以控制伤痛的辐射范围，在灾难的基础上“重建”，引导她们开启生命的更多可能。

“受害人不是为没能保护好自己付出代价。受害人是在为公众对犯罪行为的纵容付出代价。”思琪的悲剧，并非李国华一人造成，而是整个社会的默许。如同美国人类学家 Winkler 遭受性侵后所形容：「强暴是社会性的谋杀」。李国华心里清楚，女孩必须面对被强暴后的自己——一个和被强暴前不一样的自己，和不爱的人「做爱」后「脏了」的自己。女孩说出去呢，可能还会像郭晓奇那样被父母引以为耻，甚至父母还向李师母道歉，似乎是女儿破坏了对方的婚姻；或是被网络上的酸民嘲笑「鲍鲍换包包」，觉得不过是年轻女孩「勾引」年长男性的戏码；又或像被还不知道事情全貌的怡婷责骂的思琪，「你太恶心了」、「可以不要在我家跳（楼）吗」。最后，受暴者只能默默承受一切的污名、压力，失去声音、失去被同理的可能，被整个社会谋杀部分的自己；而施暴者继续得到社会的纵容，狩猎下一只无辜的小鹿。

书中写道，面对性暴力的幸存者：“你有选择——像人们常常讲的那些动词——你可以放下，跨出去，走出来，但是你也可以牢牢记着，不是你不容，而是世界上没有人应该被这样对待。”意识到每个幸存者都是「一个一个人」，都有「她所有的思想，思绪，感情，感觉」，不做赋予施暴者权力的共犯，温柔拥抱被社会谋杀的女人的感受，房思琪式的悲剧，多一个都太多。

# 我们的社会是否需要 #METOO

文 / 范星怡

#METOO 活动的最高浪潮如今已经过去，在这场看似席卷全球的运动中，不同的态度交错碰撞，数十种声音此起彼落。表象背后，是文化差异给 #METOO 涂上或明丽或灰暗之色彩。

## Part.1

#METOO 运动声势浩大之时，每天扑面而来的，是推特上一张张举着 #METOO 标语的熟悉面孔，是知名政治人物、媒体名人被指控性骚扰后收到的法律制裁，是空前盛大的游行与呐喊——面孔却是金发碧眼的西方面孔，地点亦大多是此次运动的发源地：美国。

这次终止性别暴力的活动于美国好莱坞引爆，以围绕着种种性丑闻的美国电影工业为中心，伴随着社会呼声和制度变革，美国女性将此次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

而在思维较为保守的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大量性暴力事件的发生，亦难以打破受害者的沉默。难以否认的是，#METOO 运动全球发展形势及其社会影响，在不同国家及地区间仍存在巨大差异。

## Part.2

在大多数日本人眼中，这更像场一种与美国总统普选一样、与自己并无太大关系的国外现象。

“性骚扰”一词于 1986 年第一次在日本出现，缘于一位日本女性在车站等车时，为了拒绝身旁一醉汉的纠缠，伸手推了醉汉，使该醉汉跌落月台。而这位女性当时被法院判定为正当防卫，宣告无罪。这个结果在当时令许多日本人大跌眼镜，而性骚扰一词应运而生。这一事件后，且不

日本民众才得以了解并接受“性骚扰”的存在。

日本社会直到今天，男性地位都是高于女性的。1990 年之前，几乎所有的日本女性高中毕业甚至初中毕业便会选择进入社会，开始工作。而在工作后的几年时间里，大多数日本女性会选择结婚，于是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环境中，日本女性又几乎是“一锅端”地辞去工作，成为家庭主妇。这样的社会环境使得日本女性工作时间较短，而刚刚进入职场的女性文化程度低、缺少经验，很难在工作中获得较大成就。

于是男性便在职场中占据了主导位置。对女性的轻视、不尊重随着时间的发展愈发严重，直至上升为性侵。对身为自己下属的女性不以为意的男性，将这种行径视为公司职权的一部分，有时甚至对自己的性侵犯行为全然不知；而处于弱势地位又从小被教育“保持女性谦卑”的女职员们，大多数情况下，只能选择噤声。

可日本性教育的完善程度其实是远超中国、且不输于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的。孩子们从进入幼儿园起，便会接触到性教育，认识自己的身体以及男女身体的不同；升入小学后，学校开展的保健课上，学生们会接受全面完整的性教育，从女性经期卫生用品的使用方法到男女发生性关系时的防护措施，以此使日本学生更好地了解性并保护自己。

即便如此，在 2017 年的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有关全球男女平等的年度报告中，日本在 144 个国家中排名 114，即存在较为严重的性别



不平等现象。国人眼中的日本，往往与友好的服务，认真严谨的工作和安全的社会环境相联系；殊不知在犯罪率极低的日本，女性每天都遭受着不同程度的性骚扰。由此可见，先进的性教育和有序的社会，并不代表男女平等，同样不会遏制性暴力的发生。

在针对 #METOO 运动的日本街头采访中，受访的日本民众均十分清楚日本当下性暴力蔓延之广，但是明显缺乏能够改变现状的社会力量，而对于 #METOO 这一终止性暴力的运动，大多数人也只是停留在“听说过”这一阶段。这一现状很大程度上与上文所讲到的日本现今男女社会关系相关联。

首先需要提及的是，日本的性骚扰事件大都建立于工作关系（包括工作场合及非工作场合）或发生在拥挤的公共交通工具上。作为下属或力量弱势者的女性，受到伤害时往往不敢发声，除顾及隐私、缺少勇气之外，更多人不想制造麻烦、担心受到更多欺凌，亦不想影响自己的工作；甚至为施暴方考虑，不希望毁了对方在公司的形象。女性背负着“过错应该由自己承担”的重担，一定程度上暗示着男性施暴后的免责性，使此类事件愈加频繁。

作为典型案例的伊藤诗织案，便很好地暴露了日本社会在这一事件上的普遍态度。日本记者伊藤诗织，公开指控新闻界前辈山口敬之，称自己受邀与对方共进晚餐后，被对方下药，随后在

昏迷的状态下遭遇强奸的事件。这是一件绝大多数日本女人不会也不敢去做的事，可仍没有在日本引发大量关注，人们对性侵绝口不谈，甚至责备伊藤诗织。更加令人发指的是，在证据确凿（酒店的监控录像记录的山口敬之将不省人事的伊藤诗织带到房间，的士司机的证词，伊藤诗织胸罩上的 DNA 等）的情况下，山口却因为较高的社会地位而没有被捕。

伊藤诗织曾说：“我知道，如果我闭口不谈这件事，这种可怕的性侵犯大环境永远不会改变。”

今天的日本，控诉性侵犯的女性会被指责太敏感；女性也理所当然地认为，穿着暴露应该受到责备，并承担遭受性骚扰的风险。一种有趣的观点称：在拥挤的地铁上，男性很有可能一不小心撞到女性，从而被指控性侵，所以女性车厢的设立，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男性。这一观点不无道理，只是在反性暴力运动发展缓慢的日本，不知道男性究竟是否需要这一保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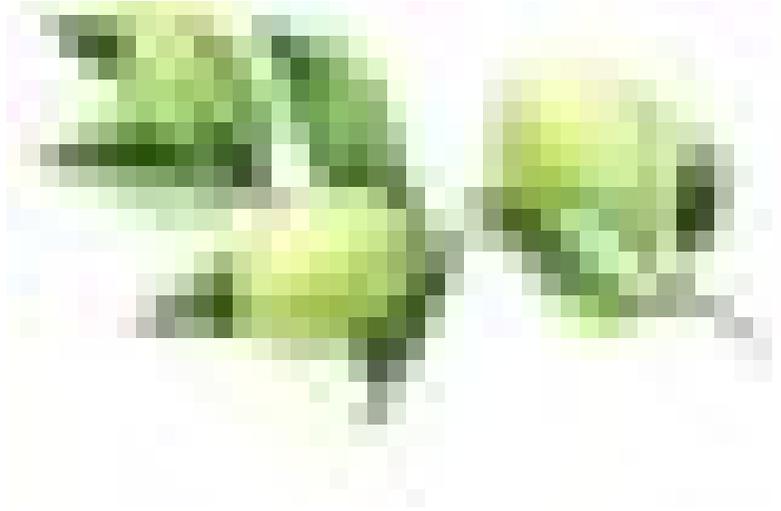
## Part.3

法国在这场运动中，可谓表现突出。

与各国相同，法国人对于 #METOO 也有对立的两种立场；可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法国的反对群体公然发声，对 #METOO 运动进行质疑和挑战。

2018 年 1 月 9 日，法国百名女性在知名女演员凯瑟琳·德纳芙的领头下，于《世界报》上签名发表公开信，反对 #METOO 运动。

如果将法国放在世界平台上讲，女性亦受到性暴力影响。几乎每一位法国女性都承认她们或



多或少曾受到性骚扰。法国网络平台《France 24》的调查显示，高达 95% 的女性在说自己遭受性骚扰的经历后丢失了工作；亦有 20% 女性称自己在工作时受到过至少一次性侵犯。那为何法国的反对声会如此强烈呢？

纵观法国历史，法国人崇尚人权和平等，“性”这一字眼亦是很早就出现在法国早期的各种活动中。1906 年，女性主义思潮在法国风行，“性解放”的观念开始被大肆宣扬——女性绝不该因为发生性行为而感到羞愧；女性同男性一样，有主动追求性的权利与需要，每个人都无需压抑性本能。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大部分较为年长的法国女性深受女性主义思潮的思想影响，她们认为，#METOO 运动是对性解放的威胁，女性在“性”方面好不容易取得的平等地位将被撼动。

这并不代表这群反对 #METOO 的法国人对“终止性暴力”的行为嗤之以鼻。恶意的性侵犯没有谁会喜欢，只是 #METOO 运动对女性受害者的着重强调以及对“性骚扰”这一概念的严格定义，惹怒了这群法国女性。

首先，女性的形象不应该是逆来顺受、被男性玩弄的弱者，而 #METOO 运动似乎刻意强调了女性在社会中不可逆转的受害者地位以及在性方面的被动及无助。这完全破坏了性解放观念中女性和男性一样，有性需求和主动性的形象；其次，#METOO 遏制了男人与女人之间产生浪漫的可能性，剥夺了男性表达爱慕的权利；更甚，这一运动为“男人”和“性”带上了一顶丑恶的帽子，不论对男人抑或是“性”这一本身美好的行为来讲，都是不公平的。

在“调情文化”盛行的浪漫之都法国，

“风流”与“诱惑”在一定程度上被压抑时，有人站出来反抗，不难理解。尤其 #METOO 这一运动将简单接触和语言都划入性骚扰之列，似乎违反了男欢女爱之人间常情。有法国女权主义者曾愤怒地指出：#balancetonporc（#METOO 活动的法文名）绝非女权主义，而是 21 世纪的 collective hysteria（集体歇斯底里）。

这封信在法国受到了多方批评，称这是极为危险的想法；可支持者也从世界各地发来信件，向这次勇敢的反对致敬。

### Part.4

基于不同国家的发展程度和文化差异，要论 METOO 活动在不同地区的发展好坏并无太大意义，千差万别的社会背景赋予这一运动多重性：美国人眼中反对性暴力的权利保卫战，可能是法国人眼中的一时狂热、思想倒退，抑或是日本人眼中的无谓之举。但可以公认的是，该运动在拉丁美洲及非洲这些性暴力泛滥、女性和幼童饱受摧残苦不堪言的地区是必要且迫切的。总而言之，社会需要完成从默认公开的恶势力，到最终每个人都能安全地站出来为自己发声的发展转变，而 #METOO 运动在这一进程中，无疑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推进作用。



# #METOO

## #METOO 事件 政府处理

文 / 黄玮喆

METOO 活动在各国民间产生的巨大反响，也使得各国政府不得不采取应对措施。而政府采取的处理方式将如何影响 #METOO 事件的后续发展则成为了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问题。

在讨论各国政府的应对措施之前，有必要说明的是，#METOO 作为性侵害的发声渠道是非常成功的，但它并不能成为一种常规的解决方案。在笔者看来，#METOO 的出现，来源与法律上的定义主观且模糊以及证据收集中集的困难。以美国为例，在 1991 年增订的《民权法案》第七章中增加了女性起诉性骚扰者以及追究补偿的权利，且在 1998 年获得了联邦最高法院明确的判例指导后，性骚扰的责任制度也建立完善，但有关于“性骚扰”的定义却是十分主观：“性骚扰指以带性暗示的语言或动作针对被骚扰对象，强迫受害者配合，这会引起对方的不悦感，被骚扰对象不限于性别，包括男性与女性。”因此，在法律之中，性骚扰案件的主要争议在于“原告的行为是否构成性骚扰”这一点之上。而且，性骚扰证据的收集十分困难，就定义

中的“以带性暗示的语言或动作针对被骚扰对象”这两项来看，除非有记录下性骚扰时的声音与片段，否则不能构成证据。

正是基于法律长期存在的不完善之处，那么绕过司法程序，直接在网络之中寻求公义，对于受到损害的女性而言，显然是一个行之有效的选择。当然，正如上文所言，#METOO 并不会成为社会之中解决性侵问题的常规方案。在 #METOO 事件一年之后的今日，我们可以轻松地注意到，“#METOO 这个概念已经甚少出现在人们的关注之中。所以，#METOO 对于各国政府的影响方是人们对于 #METOO 的期望。

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向该次事件中反应颇为激烈的法国，事件发生之后的一个月，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就发表声明指出法国已是“sick with sexism”，并宣称“推动性别平等”将成为他任期内的重大待办事项之一。马克龙政府计划在 2020 年效仿冰岛《推进薪酬结构透明法》，对“同工同酬”进行立法，该条例规定，凡任何拥

有五十位职员以上的公司如果在男女员工之间存在着工资差异，且公司也未对此作出任何解释，那么雇主将会面临罚款。除此之外，针对公众场合的性骚扰问题，法国政府计划在公共交通系统（诸如地下铁、巴士、地面轻轨等）中投放广告宣传，鼓励人们即时举报性骚扰事件。我们可以看出，法国政府的政策显然是希望借 #METOO 事件的关注度，以此诱导国民更加地重视男女平权（特别经济层面）与性骚扰这两项社会问题。但也不可否认地是，这些政策的推动，并不单单归功于 #METOO，2016 年 11 月法国巴黎的女性职员业已为争取薪资平等发起过罢工游行。除去马克龙总统“新官上任三把火”之嫌不谈，法国政府的举措显然有着坚实的民意基础。但广告宣传的收效难以衡量已是众所周知，而借鉴于冰岛的《推进薪酬结构透明法》更是要等到 2020 年，#METOO 对法国政府的影响，可以说是深刻，但进程势必缓慢。

如果法国政府的处理可以称之为“符合民意而进展缓慢”，那么亚洲国家政府的表现则十分令人遗憾。以日本而言，正如前文所提及的伊藤诗织案，英国 BBC 电视台甚至将其制作为纪录片《日本之耻》，但在所掀起的声浪却意外地小于 #METOO 事件，这毫无疑问地说明了，日本社会对此类问题的疏忽（甚至可以说是刻意地疏忽）。如此的气氛也氤氲在政府之中，自 2015 年至今日，日本政府虽然加强《刑法》中对强奸罪行的惩罚，将男性也纳入受害人之外，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性侵案件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加害人是否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而是在于是否能够立案，立案之后又是否向法院足够的证据。即使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愿意站出来，日本主流女性不愿向外界寻求帮助这一现实并没有改变，而这正是政府应该面对的问题。我们当然不能期盼社会可以一蹴而就地改变它原本的风气，但若是连一步也不愿跨出，那么这个以“身为大和之民而骄傲”的国家，总要能让人在惊叹他们的种种之后，追加一句可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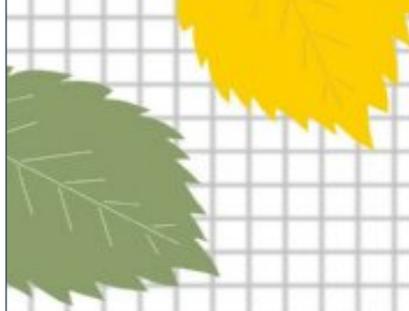
再看到中国，中国对于这类话题的处理，

若仅是涉及“境外势力”，那么新闻报道自然畅通无阻；可要是在国土之内发生，社会之中定先掀起轩然大波，接着又在刹那间旗鼓息焉，又过了一阵子，由幕后走出来一个西装革履像是出席葬礼之人，清清嗓子之后给事件一个盖棺定论，挥挥手，记者们息了闪光灯就散了。至于这个结果你相不相信，无论如何，反正我是 X 的。



# MeToo 运动， 到底教会了 我们什么？

文 / 杨浩弘



## 美食千種 不及胸脯二斤， 何況一個就不止二斤。

昨晚和一位姐姐在中環吃飯，談起最近某青年女作家舉報公知圈名人騷擾的事件，我簡單直白地問她：

“你們公司也有這種事吧？”

她稍顯不安，喝了口水，然後假裝鎮定地說：“肯定有啊。而且這些人往往職位不低，明著拿話暗示你，意思就是想和你睡一下啦。我就只能一直裝作不懂的樣子。一來二去他覺得沒勁，也就不再找我了。哈哈，估計是覺得我太不識相了吧。”

“估計是平時壓抑太久了。”我半開玩笑，同時腦海裡浮現出一副腦滿腸肥、垂涎欲滴的猥瑣上級裝醉揩油的畫面，喉頭條件反射地生出一種嘔吐感。

“可能吧，反正，沒有耕壞的田，只有累死的牛。”她淡淡一笑，妝容上閃過一絲微微的嘲弄。

言以對我無。她給男人們下的診斷書使我陷入了深深的自我反思和批評，檢視自己是不是也站在她口中那些管不住下半身的男人陣營里。

答案是 yes。



## 男人的性， 從來與愛無關

關於那些井噴式的控訴，關於高漲的 metoo 運動，那些性騷擾與性侵犯的事件，無論從道德角度還是法律角度，都應該也必須強烈譴責：道德上，這是突破底線的行為；法律上，一條猥褻婦女罪就足夠送他坐牢。但是倘若只流於譴責與批判，我們無法完全理解性騷擾發生的原因，我們也無法走入事件背後更加深刻的層次與空間。當我們站在更宏大的人類學立場去嘗試理解，雖然心有餘怒，但更多的是一種無奈與同情。

《海蒂性學報告》記載過一項哥倫比亞大學的實驗調查：實驗安排一名男子與一個陌生女子隨意交談，十分鐘過後，對他們身體的各項指標進行測量，結果顯示男人的睪丸酮素竟然上升百分之三十，總體含量是對方女性的二十倍。他的多巴胺和腎上腺素含量也同時大幅上升，且遠遠超過女性。

一場由陌生好感主導的談話，正在悄悄被性慾和曖昧所取代。這正是生物演化的結果。從生物學角度看，男性在人間生存的目的，是希望自己的遺傳基因最大程度地撒播在世界上，讓自己的種子結出果實；而女性的目的，是在萬人如海中尋找最優秀的基因，與之配對生產，以優化後代的基因組合。同時，人類的繁殖週期約為一年一次，太過緩慢，大自然需要雄性一方主動積動，加速求偶繁殖的成功率，以保證人類的世代延續。

正因此，在大多數時候，我不得不承認，男人的性愛觀是相對膚淺的，男人的性自尊也是異常脆弱的。“淫字論事不論心，論心天下無聖人。”男人情慾的衝動與自身人格關係並不大，更多是一種生物性的本能。當慾望的洪水氾濫，男人難以把控自身，他的性自尊變得及其脆弱，身體的渴望與精神的孤寂相互交織，形成一座醞釀噴發的巨大火山口。他需要一個簡單直接的爆發，一次驚心動魄的震顫，把衝動在一瞬間化解掉，否則就會心神不安，如坐針氈。

譬如郁達夫。他是一個沈浸在情慾與憂鬱里的孤獨患者。在東瀛十幾年的羈旅漂泊中，乏人理解的苦悶和蠢蠢欲動的慾望，無時無刻不侵擾著這個無力把握自身命運的弱者。因而，他每天清晨偷偷在被窩裡進行難以描述的“犯罪活動”。每次“犯罪”結束後，又開始進行精神上的自我譴責，痛罵自己成了“性慾的俘虜”。

再譬如魯迅。年輕時代的魯迅與原配妻子朱安保持著名存實亡的婚姻，男女之事也從沒有被滿足。性的要求與靈肉的衝突，自我壓抑與放縱的矛盾，也讓他多次陷入尬尷。但他卻有著很強的自制力。為壓抑自己的慾望，在北方寒冷的冬天裡，他堅持不穿秋褲寫稿。這也和後期魯迅日記裡那一百零五次“濯足”形成了鮮明有趣的對比。

但我們仍然可以看到，還有一少部分男人是可以控制自己的慾望的。可這並不能證明他們比其他男人更加高尚，更加純潔無害。他們只不過通過其他方式完成了慾望的轉移——畫家達利，作為一個性無能患者，他把慾望完全投入到超現實主義的表達裡；哲學家薩特，他給波夫娃講述自己的性愛哲學是“旅行，多配偶，透明化”，精神要求遠遠大於肉體。作為男人，我從來不會去誇讚任何同性道德上的品質，因為我知道，在解構主義的世界中，在那個人人盡知的領域裡，誰都不比誰高尚。

就像張愛玲講的：

“男人憧憬著一個女人的身體的時候，就關心到她的靈魂，自己騙自己說是愛上了她的靈魂。唯有佔領了她的身體之後，他才能夠忘記她的靈魂。”

人類都會有慾望，或大或小。沒有慾望的人在現實的世界裡是不存在的。男人的性與愛是相互分離的，他們是由性而愛的動物。

## 男權之下，那些 關於性的憂傷與煩惱

縱然如此，我們也不要忘記一句話：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倘若打著“食色性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慾存焉”的口號，以此作為自己慾望與貪婪的遮羞布，去肆意釋放自己的原始天性，忽視人類的價值標準與道德底線，那麼，一個男人和一條公狗又有什麼分別呢？

在以異性戀男權主導的世界裡，遭遇了性騷擾的女性要忍受的不僅是事件本身帶來的痛苦，更有來自社會輿論的壓力，無良媒體博眼球的渲染炒作，普遍道德尺度下恥辱觀的壓迫，舉報時重溫受侵犯過程帶來的二次傷害，以及那些對事件本身真實性產生懷疑的惡性揣測。metoo 運動正為那些隱忍沈默的女性們提供了一個窗口——這個我們看似熟悉實際卻無比陌生的窗口給予了女性們發聲講話的勇氣，提供了一個專注於女性權益保護的溫暖空間。有人曾指出，這些目的性過強的行為可能會造成一些惡意中傷，使一些無辜男性的名譽受到損害。但根據《紐約時報》的調查顯示，可能存在的冤案與實質性騷擾案件的比例約為一比七十。也就是說，與對女性權益的侵害相比，男性在這些案件中蒙受的損失只能是小巫見大巫。

實際上，me too 運動背後隱藏的是一個社會權力分配不公的結構性問題。女性的呼救在男權的統治下被長期壓抑，導致她們自己甘願“卑微到塵埃裡”。在這樣一個物化女性的世界，對於男人，他們要佔有一個女人最珍貴的東西，那便是她的性。男性長期壟斷社會的權力與資源，催生了畸形的上下級關係，一個女下屬，女學生，女職員，在利益交換的誘惑下，不得不容忍、接受、甚至主動要求被騷擾、被侵犯、被壓制，以謀求一個上升的機會、一撮進步的空間、一地零落的尊嚴。這是一種服從性的性壓迫與性騷擾。另一種便是習慣性的壓迫與騷擾：隨手揩一下油，

講幾句帶顏色的話，占幾句口頭的便宜，彷彿已經成為某個圈子裡的約定俗成、名正言順的行規。兩種類型相輔相成，相互滲透，正在把這種行為逐漸合理化，使其成為學校，職場，乃至生活中見怪不怪的家常便飯。

記得去年有一篇影響和爭議都很大的文章，叫《一桌沒有姑娘的飯局，還能叫吃飯嗎？》，主要描寫了京城文藝圈老男人的飯局文化，其中的幾段話留給我的印象尤其深刻：

“如果沒有女人，再葷的飯局也都是‘素局’。有了姑娘，具體說是有了飯局之花之後，這個飯局才顯得完整，坐在飯局周圍的男人們揣好各自的鬼胎，揣摩說話的語氣，有不經意的諂媚和討好，有恰到好處的挑逗，一個圓滑的女人，就是一個滴水的漏勺，泄漏出的甜蜜汁液攪拌著一個多情的夜晚。”

“美食千種不及胸脯二斤，何況一個就不止二斤。一對碩乳在飯桌上蕩漾，姑娘能開玩笑，接得住話，有人把天聊死了她也能海底撈月，勇於自嘲，說話滴水不漏，該喝酒喝酒，該聊天聊天，笑聲恰到好處，同時又不過分熟練，言談舉止間，又有一些青澀與業餘，就如同看上去沒肉摸上去有肉，恰到好處，最難將息。”

一桌沒有姑娘的飯局，難道就不能好好吃飯嗎？

在有些精通飯局文化的男人眼裡，女人只是飯桌上的一道菜。三杯兩盞淡酒下肚，就得不經意間捏捏你手腕，摸摸你大腿，然後一點點把你吃得連骨頭渣都不剩。一旦女孩有點臉紅，他們就格外興奮，開始進行自我高潮與欣賞。還有些中年女性在圈子裡混久了，精通此技，技近乎道，往往應和男人們不尷不尬地講兩句：“再幹一杯嘛”，“看你害羞的，領導就是和你開個玩笑”，殊不知已經在女孩本來的傷口上，又撒了把厚厚的鹽巴，成了性騷擾的共犯。

男人們在這種場合中極力營造著一種“我隨



時可以睡這個姑娘”的氛圍給別人看，以炫耀自己有女人緣，雄風猶在，不但手握權力和資源，而且還這麼懂幽默。就算最後佔不到什麼實質性的便宜，也絲毫不妨礙他們擺出那副猥瑣的嘴臉。這種行為的背後，無恥之餘，難道沒有一種深深的可悲與荒唐嗎？

## 要男女平權， 不要極端女權

但是，在反對男權壓迫的同時，我們仍然要注意到另一個問題，那就是：所有的革命，它們的出發點都是好的，理想的，但是如果革命推向極端，走向失控，那就會成為一樁惡夢，一場悲劇，一盤覆水難收的殘局。對於 metoo 運動來講，it works the same logic。

我們應當警惕性別權力的擴大化鬥爭，警惕矯枉過正的文革式女權運動，警惕大字報式的無端批判與控訴浪潮。一個沒有限度的女權運動，會對於很多人類基本的價值規範和審美品味造成破壞，這非但不能幫助推動平權的進程，反而會同時損害男女兩性的權益。一個性別平權的倡導者，爭取的應該是作為一個獨立的人的權利的平等，無關男女，更不該是某種自私或優越的特權。我想現代很多女權主義者為人詬病的理由也許正

在於此——她們的奔走疾呼並非基於性別與社會公平的考慮，而是基於少數個人的自私心裡，從而造就了一種扭曲的所謂“中華田園式”的假女權。

從裹小腳到五四新女性，從戰爭時期的“婦女能頂半邊天”到文革時期“不愛紅裝愛武裝”，再到開放後，高官包養情婦，賣淫嫖娼氾濫，二奶小三遍地，所謂“十個男人九個嫖，還有一個在動搖”，“男人有錢就學壞，女人學壞就有錢”，我們會發現極端女權風暴下，抹殺性別屬性的矯枉過正式運動，一旦觸底反彈，引發的將是更加強烈的道德淪喪與民族墮落。

同時，如果因為極端的女權運動，導致這也不許，那也禁忌，生活本身也會喪失很多浪漫的情調，很多風雅的意趣。在一個公司里，假如一位男同事上班，誇讚另一位女士妝容可觀，衣著得體，打扮優雅，那麼在很多極端女權革命份子眼中，這種衷心的讚美就是一種對女性的不尊重，這位所謂的紳士或君子，皮囊之下跟一頭淫獸並無二異。這就導致，男人們在這些新女性面前，人人自危，人人表態，在讚美之前，還要虛弱地試探一句：“小姐，我可不可以誇讚一下你的相貌？”，以防自己被你定義成一隻骯髒的淫蟲，可笑可嘆。

但話說回來，我們需要的，我們倡導的，又何止是男女兩性權利的平等呢？據聯合國調查統計，世界上已認定的性別就有五十六種之多，遠遠不止我們傳統概念中定義的男與女兩種，其中，哪一種性別，不需要平等的權利，不需要平等的對待呢？

一個人，是先生之為人，然後才有性別，只要他的選擇不妨礙他人的生活，我們就應當尊重個性化的選擇，讓他活出他的真我，活出他生命的本色——這又何嘗不是一種別樣的瀟灑，一種驕傲的自由？差異是人類的寶貴財富。尊重性別的權利，理解他人的需求，又怎能不是社會全面發展，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呢？就像京城非著名女文青徐靜蕾講的一句話：“每個人過自己覺得高興的生活就行了，沒必要拿自己的標準去評價別人，也沒必要拿別人的標準來評價自己。”

希望和大家共勉。

# 现代戏剧中歌队角色的复兴与创新 ——以《冥城》为例

文 / 张亦凡

大多数学者认可古希腊悲剧来源于酒神的祭祀仪式，这一起源于宗教仪式的独特艺术形式，从诞生起即具有高度的神秘主义色彩。席勒认为歌队在观众和悲剧之间架起了高墙，使得戏剧发生在一个形而上的神创世界之中，不再是现实世界的简单模仿。在这个理想化的精神世界里，歌队充当了神灵的祭祀官和通灵师，错落有致的高声吟唱使得观众成功进入「酒神的迷醉世界」之中，「复归大自然的怀抱」。不难理解尼采认为，「悲剧从歌队之中产生，除了歌队什么都不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除了宗教意义的逐渐消亡外，单就古希腊悲剧这一特定文本而言，歌队在艺术和表达方面的作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埃斯库罗斯到欧里庇得斯，歌队的出场次数、唱词长短大幅度缩减，而歌队传统的抒情功能，从悲剧的主题，演变到仅仅从属于主角的情感抒发的一部分。以欧里庇得斯的代表作《美狄亚》为例，在与主人公的直接对话中，歌队更多充当了旁白和解说的作用。

歌队长：哎呀呀！你受了这些苦难真是可怜！你到哪儿去呢？你再到异乡作客呢，还是回到你自己家里，回到你自己国内躲避灾难？美狄亚，神明把你带到了这难航的苦海上。

美狄亚：事情完全弄糟了，——谁能够否认

呢？——可是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呢，先别这么决定。……就在这一天里面，我可以叫这三个仇人，那父亲、女儿和我自己的丈夫，变作三个尸首。

不少批评家就歌队的这一转变持批判态度，如尼采曾分析：音乐是悲剧的本质，当抒情的音乐失去了，悲剧也就失去了它的意味。这将导致歌队人神媒介作用的消解，最终降低悲剧慑人心魂的力量。中国中央戏剧学院的李冰教授甚至认为，由于歌队角色的缺失，现代话剧是「封闭灵魂间无意义的胡诌」。

然而，在不少先锋戏剧家笔下，歌队的角色焕发出了全新的活力，如高行健的《冥城》中，作者重新审视了歌队这一角色在话剧表演中的作用，集歌队在叙事、抒情等多个方面的作用于一身的同时，大量融入了中国传统哲学与民间巫术元素，本文试从文本表达、舞台演出两个方面，分析歌队在《冥城》中起到的作用。

## （一）文本表达： 故事与感情的双重线索

从文本表达的角度来看，《冥城》中歌队角色的大量使用，对于核心故事的发展及观众情感的抒发起着重要的作用。以男人们、女人们为代表的歌队形象是观众情感的外化者、引导者、平衡者；与此同时，

类似吟游诗人形象，歌队又承担了间离者的角色，起预言者、评论人的作用。

故事甫一开始，庄周试妻时，女声歌队随之而唱，「他怎么可以，戏弄妻子，他自己的妻子」。作为传统故事的改编话剧，颇具现代精神的女性歌队角色的介入，使传统剧目《大劈棺》大肆宣扬的社会价值倡导——伦理也好女德也罢——分崩离析。在此处，歌队恰到其分的引导观众情绪，使观众对于庄周试妻有了基本的价值判断和走向认知。除了引导作用外，当庄妻在刀山上遍体鳞伤时，歌队还起到了重要的情感抒发和外放的作用。

「男人」和「女人」，在对话中将故事定性为「恶毒」、「愚蠢」，将观众对庄周、冥府诸鬼神的厌恶情绪外化。一遍遍「一个陈旧又陈旧陈旧又陈旧陈旧又陈旧陈旧又陈旧的故事……」的合唱中，歌队的音乐性回归文本，重复的唱词如多声部高低交响，激起观众情绪抒发的高潮。

如果说“女人们”、“男人们”等歌队角色在情感的引导和外化方面颇有建树，那么“巫师”、“叫口先生”等类似吟游诗人的歌队形象，则在禅剧理想的实现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叫口先生与众香客的狂热宗教仪式中，有这样一段唱词：「积阴德，烧纸钱，阴间有钱也好过关」。短短三句话，暗示了阴间冥府的荒诞不经，也为庄妻在冥府遭遇的荒唐审判、残酷虐待做足了铺垫。吟游诗人的形象也暗含对社会环境的描摹与讽刺。叫口先生唱「你挤我来我踩你，蹬住个倒霉鬼往上钻」，香客答「抓住他——贼骨头——揪住那扒手！别叫这狗东西跑掉了！下他个绊子！给他一记耳光！按住他脑壳！看他下回还敢不敢？教训教训他，这贼骨头！」。6 这段荒谬的演出刻薄的勾勒出阴阳两界邪神当道、信徒伪善的讽刺现实，剧作者对世人的不信任呼之欲出，也使观众会心一笑或战战兢兢，体会到剧中人的似有所指。

在歌队的间离效果下，故事被一层一层抽丝剥茧，数次有意识的放慢节奏甚至暂停（比如在庄妻洗肠部分，歌队的长篇唱词），达到了「现代禅剧」的理想效果。全剧在一环套一环的追问中走向尾声，最后一幕庄周

悟道「生之犹死，死之亦生，生生死死，了了不知」。「菩提本无树，何处染尘埃」，本没有罪，又何来洗清血污。当物我合一，达到齐物境界时，所谓的「他人即地狱」，也即等同于「自我即地狱」。因此，人当然无法在他人的身上获得救赎，甚至也无法从本我得到救赎。

## （二）舞台演出： 突破演员与歌者的最后界限

从舞台演出的角度分析，歌队这一角色与高行健的「中性演员」追求一脉相承，通过间离的陌生化效果实现「全能戏剧」的追求。

高行健强调，「对演员来说，舞台上的真实感无关紧要，要紧的是表演的技能和对角色清醒的认识……给演出带来一种更大格调的仪式和剧场性」。不难看出，高行健的「中性演员」理论具有浓厚的表现主义戏剧精神。在《冥城》中，极残酷的鬼神在阴间肆虐，罗织出庄妻莫须有的罪名，施加重重苦难；但《演出建议》清晰的提出，台上所要塑造的，不是恐惧的代言人，不是佛教的因果律执行者，而是一群「古怪而滑稽的鬼神」。为了实现这样一出既恐怖、又滑稽的纯粹戏剧，高行健匠心独运，没有赋予旁白或歌队（即所谓「叙述者」）以全知全能的幕后视角。相反，歌队运用了大量的对话、反诘甚至冲突，着力强调了戏剧的「舞台感」，在观众和舞台间架起了高墙。以庄妻洗肠时歌队的唱词为例：

- 一男人：（轻声）这女人是谁？  
 一女人：（轻声）一个女人的魂魄。  
 一男人：（轻声）她在做什么？  
 一女人：（轻声）自个儿折磨自个儿。  
 一个男人：（轻声）这没有必要  
 一个女人：（轻声）你懂什么？

在两人的对话和反诘下，陌生化效果使观众始终处于高度警觉之中，不断检验自己对剧情和好恶的判

断，而戏谑效果也呼之欲出。在女人对男人的斥责中，庄妻洗肠西西弗斯式的仪式感得以加强。观众在这段唱词中恍然大悟：庄妻洗的哪里是自己的「血污」，她试图洗掉的，是男权社会几千年来对女性的污名化和强加之罪。而这样的尝试，似乎得到了男性的怜悯，却得不到男性的理解，终于走向徒劳：

一男人：她做什么？

一女人：清理五脏六腑

众男女：（相互低语）

（男声）怎么回事？

（女声）啊，真的……

（男声）什么？

（女声）这一切……

（男声）不明白

（女声）是的……

（男声）就怎么？

（女声）别说了……

（男声）是什么？

（女声）就这样……

在这里，庄妻成为了舞台的背景或者道具，演员隐退在故事背后，歌队拾回了舞台的主体地位。男女的对话，或者说歌队的唱词，回归成为故事本身。而高力求的间离效果，与歌队不时对剧情的评论甚至打断不谋而合。诚如席勒所指出，「合唱队可以摆脱剧情的拘束，纵论到未来和过去……抽绎出人生的结论，说出智慧的教义」。

高行健所追求的「全能戏剧」，在他的不少作品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山海经传》里，歌者与众神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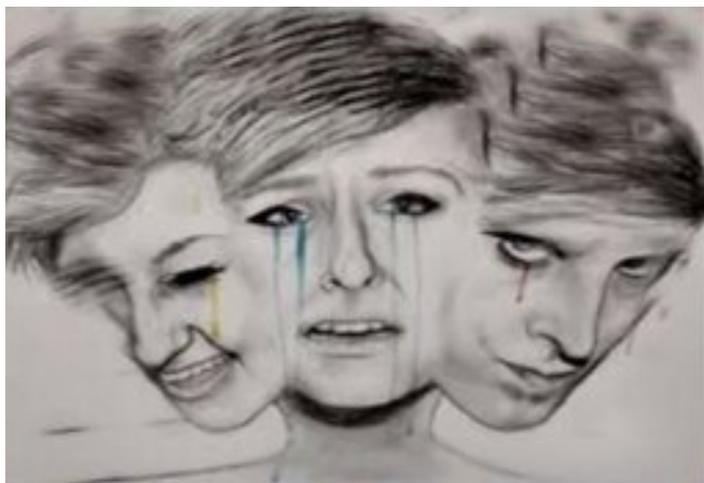
念做打；《八月雪》则取材不少现舞用以表达禅境。在这些实验性作品里，舞蹈、音乐、杂技以至话剧的界线越来越不清晰，演员乘着日本舞的节拍进场、在诗意的台词间穿插整段的唱腔；三重演员分别表达「本我」，「中性演员」和「扮演的角色」，始终游离在

观众和舞台之间、剧情和现实之间。一方面来看，固定的演员角色和歌队角色合二为一；另一个层面来看，歌队和演员的界线也被打破，所谓的全能戏剧中的演员，不如说正是古希腊歌队本身：高行健的晚期作品，描述一个个抗争者的失败，不正是在现代人的灵魂祭典上，传唱着流传已久的歌谣；在观众的怜悯和畏惧中，讲述那些净化灵魂的诗意悲剧。



# 《24 個比利》

## # 擁擠的房間裡 我們窺探彼此 #



題記：“我是我，他是我，你是我，那我是誰？  
我是他，我是你，我是我，那你是誰？”

——摘自潘瑋柏《24 個比利》

近年來，關於人格分裂的電影以及小說層出不窮，人格分裂逐漸成為膾炙人口的熱門話題。之前在香港看過“詹一美”詹姆斯麥卡沃伊的新電影《分裂》(Split)，講述的便是一位擁有 24 重人格的人，電影中“詹一美”炸裂般的演技讓人相信了多重人格分裂的可怕。再後來，隨著電視劇《柒個我》的熱播，我又從這一部電視劇裡面，看到了張一山所飾演的多重人格患者的可憐以及掙扎，一個被撕碎了的靈魂在精神荒原上苦苦祈求。所有的這些文學藝術作品，論演技、論劇情，都稱得上是一流，就算整個劇情再怎麼老套無趣，或許人們也會很輕易地拜倒在“多重人格”這麼一個大熱門的 ID 之下。

那麼，講到多重人格的作品，不得不提的，就是丹尼爾·凱斯的著作《24 個比利》。還不知道這本書的存在的我，便對 24 個比利的故事略有耳聞。早前在刷空間動態等社交軟件的時候，有不少好友看到 24 個比利的真實故事而感到驚奇便轉載分享予

我，讓我對這個故事已經“未見其名，先聞其聲”。再後來，潘瑋柏新歌《24 個比利》的推出，歌詞裡面對於比利的內心掙扎更是赤裸裸，而奧斯卡影帝萊昂納多迪卡普裏奧也對《24 個比利》的故事十分感興趣，決定拍攝成電影《擁擠的房間》。我所接觸的一切資訊，彷彿都在驅使著我去看這一本書。最初這本書最早在大中華地區只有臺灣出版，直到後來幾年才有大陸版的書籍出現。而自從在市圖書館裡面驚喜地發現《24 個比利》及其續集《比利戰爭》這兩本書後，我便深陷其中。這本書，從故事的精彩再到背後的深意而言，都堪稱精品，值得推薦，相信大家都會喜歡這麼一本書。

### (一) 何謂“內心世界”？

《24 個比利》一書為紀實類小說，作者丹尼爾凱斯在基於與比利經過數百次的談話以及採訪了 62 位與比利相關的醫生、護士以及親人朋友之後，寫下了這一本書，試圖通過此書，揭露比利悲慘的一生，試圖為比利正名。同時也借助此書，想要引起世人對“非正常人類”更大的關注。1977 年，比利·米

利根在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實行了三起搶劫強姦案，可是當警方進入比利家中想要將他逮捕之時，卻發現他對所犯下的罪行一無所知。之後發生的事情更是匪夷所思——在逮捕的時候，比利正在家中畫畫，其繪畫技巧精湛得堪稱專業；在押送至監獄的路上，比利能輕車熟路地打開手銬；在談話的過程中，比利時而應對自如，時而卻驚慌失措——原來，比利的心中，藏著 24 個不同的人格。最終，比利被診斷為患有多重人格分裂症而獲無罪釋放。這件事情在當時引發群眾激烈的爭議。本書便是講述了比利犯案過後乃至被判無罪，最終被送往精神病院進行人格融合的全過程。

翻開這本書，沒有人會不驚嘆於書中對於多重人格的不同人格的描寫。對於比利來說，比利的肉身只是一個肉體，其心中其實住了 24 個人。或許我們可能只是單純認為多重人格之間只是性格上存在的差異，但其實真相卻讓你瞠目結舌。比利的 24 個人格，不僅僅有著不同的性格，甚至有著不同的智商、不同的年齡、不同的性別、不同的體態、不同的國籍以及不同的“看家本領”，彷彿每一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一般，隨便抽離出一個人格，都會成為活生生的另一個人。例如 14 歲的人格丹尼便是一個擁有齊肩的棕髮、藍眼珠、身材瘦小的少年，他容易受到驚嚇，害怕陌生人，尤其是男人；又如人格雷根是一個 22 歲的南斯拉夫人，體重 210 磅，虎背熊腰，脾氣暴躁，擅長空手道，是一位共產黨員和無神論者。這 24 個人的迥異，實在讓人意想不到，不敢相信這是真實發生的事情。

那麼，這 24 個如此不同的人，是如何管理、善用唯一的肉身“比利”呢？在 24 個人格的世界裏，



亞瑟和雷根作為人格中的老大，管理著這一家子。人格的世界是黑暗的，所有人圍著一個“聚光燈”而坐，若某一人格走到聚光燈上面，則代表該人格此刻控制著比利的身體，可以分享意識，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而並非所有人格皆能有機會頻繁使用比利這一肉體。根據亞瑟和雷根根據不同人格進行歸類及分析，只有 9 個人格能夠享有這一特權，他們之間可以共用意識。而另外 14 個人格因為性格上較為危險，而被列入“惹人厭人格”的黑名單中，只能沉睡，不能分享意識。除了上述這 23 個人格外，還有一個人格稱之為“老師”，“老師”是比利人格分裂前的融合體，也是教會每個人格不同生活技能的人，對往事有清晰的記憶，也是幫助作者丹尼爾寫下《24 個比利》的人格。

就是這麼一個宏大的“人格世界觀”，構成了這本書的故事背景，聽起來著實不可思議。我們的內心世界已是複雜紛亂，而比利的內心世界更是猶如一個小小的社區，有著完整的規範以及空間。這個龐大的“內心世界”，

足以勾起我們心中對比利的故事的好奇，讓人對這本書愛不釋手。

## （二）社會之黑暗，造就靈魂撕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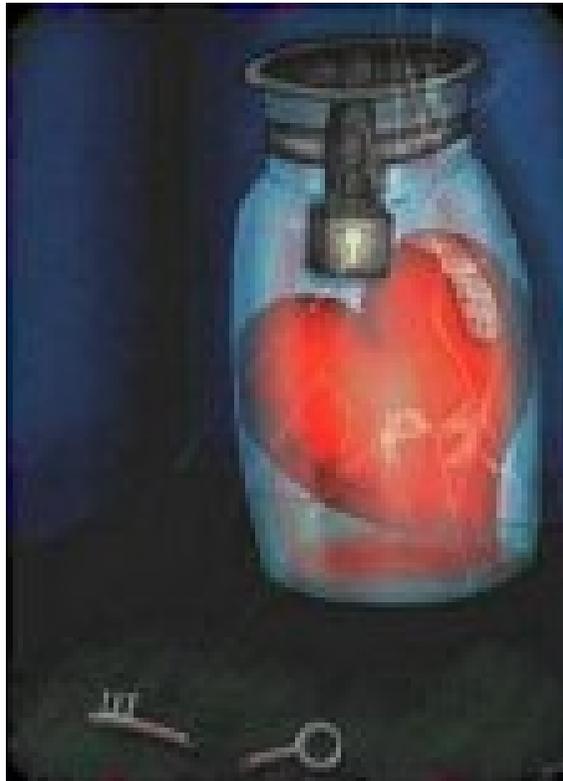
《24 個比利》一書，對於比利所身處的社會之黑暗有著赤裸裸的揭露，引人深思。

首先，是對大眾的鞭撻。對於多重人格患者犯案，不知大家有何看法？是選擇原諒他、理解他，還是代他如對待一般人人喊打的囚犯一樣，想要置他於死地，甚至寧願相信他是編織了這麼一個謊言以逃脫法律的懲罰。或許人人都覺得應該給予這些黑暗

裡的人最大程度的關愛，但我們的現實是，許多人，更傾向於後者。基於“告慰逝者靈性，還逝者清白”這一至理名言，許多人內心還是希望精神病患者也應該以命償命而非幫助他們驅散陰霾。這是多麼可怕而又刺眼的事實。在比利犯下強姦案而被無罪釋放之後，許多人認為他是演技超凡的罪犯，甚至有人企圖謀殺當時還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療的比利。當這樣的事發生時，人們卻沒有衡量標準，法典上沒有記載，聖經裡沒有出現，於是人們開始無措，被大眾輿論所左右，借用“道德”之名為比利“判刑”。大多數人都沒見過比利，大多數人也都不是醫生，他們一無所知，但他們卻一口咬死：多重人格不存在，那絕對是裝出來的。因為他們還沒能處理、面對這項「未知事物」，所以會危害到社會秩序的，會傷害到現在「平穩生活」的，都要排除。

這是大眾的劣根性之一。

對多重人格的不理解，或許並不常見，但對弱勢群體的欺凌以及對不同於我們的人的歧視，卻重來沒有停止過。這些人，是值得可憐的，是值得被我們原諒的，不應該用“想當然”的思維來判斷所有事情。若是比利的故事離我們很遙遠，不如從現在起，對我們身邊的弱勢群體更多的關愛。或許他們看起來不像正常人一樣，性格古怪，行為舉止難以理解，但是，他們的本質是善良的，只是深陷罪惡的泥濘之中苦苦掙扎。若世界也無法給予他們關愛，那他們豈不是成了被社會淘汰的螻蛄？



除了對大眾提出的拷問之外，《24 個比利》一書還抨擊了美國的制度。在比利被判無罪後，他被判送入以收治精神病人而臭名昭著的利馬醫院。傳說進入這家醫院就相當於判了死刑，是精神病人的地獄。比利在這家醫院遭受了毒打，注射了過量鎮靜劑。殘酷的治療手法不僅不利於治療，反而會加速絕望。鎮靜劑非但不利於多重人格分裂症，

反而會惡化病情。精神病人被判無罪後，難道不應該接收到最好、最專業的治療，幫助他們成為正常人嗎？政府官立的精神病院，不應該是專業度受到保障、對待病人優良的所在嗎？可是，現實是這種地獄一般的精神病院卻堂而皇之的立在制度的界線之內。人們盼望著法治能夠還大家一個安穩的保障，可是對於精神病患者而言，這樣的“保障”反而是葬送他們。這種制度上的不足，甚至稱得上是荒謬的“合理化”，應該引以重視，加以整改。

### （三）拿什麼，保護兒童？

不僅僅是《24 個比利》，許多人格分裂的影視作品、文學作品中的多重人格患者，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慘痛的童年。

我們普通人也會有類似多重人格出現的時候，比如情緒低落的時候，比如有反社會情緒的時候，但是普通人與病人的區別就在於：分裂症患者在人格轉換的時候並不共用記憶，其中一個人格無法記住另一個人格做過的事情，而且每個獨立的人格有自己的名字和生活背景。這一點應當是出於自我保護而演變出來的，因為多重人格分裂的病人大都受

到過巨大的心靈無法承受的打擊，才分裂出一個用於承受痛苦的人格，而自己的核心人格則可以眼睛一閉忘記痛苦。

比利就是在年幼的時候，遭遇繼父的虐待，才分裂出用於承受痛苦的丹尼與戴維兩個人格。比利的核心人格的感受就是，一旦繼父要虐待他了，他就把眼睛閉起來，等到睜開眼睛的時候，他不知道怎麼就到了另一個地方，時間也不對了，但是所有的痛苦就好像沒有發生過一樣。

什麼樣的痛苦能夠讓一個人非得分裂出一個獨立的人格來承受呢？比利的繼父不僅毆打他，辱罵他，還強姦了他，甚至曾經活埋過他，並告訴他如果他跟母親說起這件事情就會把他殺掉然後跟母親說他自己跑掉了。繼父對比利地獄般的虐待正是比利的心智崩潰的開始。

近年來的虐待兒童的作品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例如韓國著名演員孔劉通過電影《熔爐》引起人們對於兒童性侵的關注，並且引發對不公正法律的完善與修改。虐待兒童，這四個字，是血淋淋的，是痛心的。家庭暴力、性侵兒童、重組家庭的不幸——這一切的一切，都會對孩童造成無可挽回的傷害，這些傷害，可以泯滅一個純真的性格，毀壞一個小孩內心美好的城堡，使其摧毀，使其倒塌。歷經了這一切血腥的小孩，對世界的希望以及期盼不在，取而代之的只有黯淡的眼光，和殘缺、骯髒的軀體。不僅如此，這些傷害對孩童的影響是伴隨一生的，猶如在內心中種下惡的根源。正如許多遭受到家暴的小孩，會帶著傷疤及瘀青走完一生的路；正如許多遭到性侵的兒童，在成長後甚至會陷入性交易的骯髒泥潭之中；又如書中的比利，拖著 24 個矛盾的靈魂，沉重地邁著每一個步伐。比利也想善良，也不想自己成為強姦案的主犯。但現實是，他對自己的犯案無能為力，甚至一無所知——他無法控制自己，成為了自己厭惡的那種人。

拿什麼保護你們？未成年兒童，在這個世界上，面臨著太多的危險。這四伏的危機，不僅僅在陌生的社會裏，還存在在熟悉的家庭、學校，存在於我們最信賴的家人、老師、同學上。

這些我們通常都用“溫暖的港灣”、“避風港”、“愛的巢穴”等美好的褒義詞形容的地方，實則也存在陽光照耀不到的黑暗。願所有的人能夠站出來，保護身邊的未成年兒童，為他們保駕護航。也但願所有人對身邊的未成年兒童放下歹念，求求你們放過這些純淨如水的人們，不要讓比利式的悲劇，發生在任何一個兒童身上。

《24 個比利》，講述的不僅僅是一段傳奇般的經歷，建構的不僅僅是一個難以置信的內心世界，更是反映了一個社會的詬病。在這擁擠的小黑屋裏，24 個可憐的小男孩們膽小地窺探著彼此。他們因為災難而生，也因災難而滅。他們生在不幸中，也在不幸中消散。《24 個比利》，不僅僅是一個普通的紀實小說，更是一部引人深思的佳作。願大家能在這本書中，汲取到屬於自己的養分。



# 《故園風雨後》

## 永遠的 Summer Time 和酒杯

---



供稿 / Film Society

前不久，從香港終審法院傳來了好消息，同性伴侶與異性伴侶一樣擁有獲得配偶簽證的權利，隨著人民不斷地向社會發聲，香港社會逐漸的向人民理想的社會發展。電影不止是一種藝術方式，更也是一種人民反應社會現象的表達方式，不少也是藉著電影去表達同性戀的思想。

回顧電影，有前不久擁有極高口碑的奧斯卡提名電影《請以你的名字呼喚我》，國外經典電影《斷背山》，《莫里斯的愛人》和《卡羅爾》，香港也有張國榮，張豐毅，梁朝偉傾情主演的《霸王別姬》和《春光乍泄》。然而，令我難以忘懷的是雖只小有名氣但韻味十足的英國電影《故園風雨後》。

《故園風雨後》其實是改編自由伊夫林 沃 1945 年的長篇小說，之後也推出了 11 集的英國電視劇。故事發生在二戰前夕的英國，男主角查爾斯是一位熱愛繪畫平凡的年輕小伙子，懷着一腔熱血考入了英國牛津。出生於平凡家庭的查爾斯在充滿貴族生活圈的牛津顯得格格不入，也沒有人欣賞查爾斯的繪畫作品，只有出生在貴族家庭，陰柔瀟灑的塞巴斯蒂安，他生性滿懷敏感和憂愁懂得查爾斯的心情，並鼓勵他繼續繪畫。兩位從此結成曖昧又親密的友誼，查爾斯知道塞巴斯蒂安是一位同性戀，查爾斯雖然不想與塞巴斯蒂安保持戀愛的關係，但是他非常享受兩人的相處。一切都一直是很美好，直到塞巴斯蒂安帶著

查爾斯拜訪他的家——布萊茲赫德莊園，查爾斯認識了塞巴斯蒂安的妹妹朱麗葉，就此迷戀上了她，少年間的曖昧情誼逐漸慢慢地灰飛煙滅。

不難發現少年間的情誼告終的主要原因其實不在於朱麗葉與查爾斯相識，而是查爾斯步入貴族生活圈後所追求的虛榮感。進入貴族生活圈的平凡少年查爾斯對於一切都是欣喜羨慕的心情，就如查爾斯第一次踏入布萊茲赫德莊園的心情。查爾斯享受著在慵懶的下午和塞巴斯蒂安的飲酒時光；享受著在布萊茲赫德莊園噴泉池的裸泳時刻；享受著三人短暫的威尼斯旅行。查爾斯明白塞巴斯蒂安對自己的感情，也肯定自己不會正視這段感情，但他遲遲留在塞巴斯蒂安身邊，享受塞巴斯蒂安給予給他的一切，享受他給他的感情。這段感情正是平凡青年查爾斯正需要的，渴望被人接受他就如他的繪畫才華。在查爾斯眼中，感情是可以衡量的，就如最後查爾斯用自己的兩幅作品贖回了朱麗葉的自由一樣。以上都是原著中對查爾斯和塞巴斯蒂安隱晦的情感設定，在電影裡，編劇將這段感情改寫的更加明朗了，可能是導演是一位同性戀便會更加豐富這段同性情誼吧。

從查爾斯用兩幅畫贖回朱麗葉可以推測出，查爾斯可能並不是深愛著朱麗葉本身，是由於朱麗葉是塞巴斯蒂安的妹妹，她身上有塞巴斯蒂安的影子，有著塞巴斯蒂安的傲氣和倔強。無神論者查爾斯與天主教信徒朱麗葉的感情走向終點是因為宗教信仰，雖說之前朱麗葉家庭重點要求天主教徒是無法跟無神論者結婚，但是十四年後已是夫之婦的朱麗葉仍然留戀著查爾斯，再次相遇的兩位舊情復燃，即使朱麗葉明知道

這是天主教禁忌。想必朱麗葉之所以決定離開查爾斯，應該就是因為她最後因為畫的事真正了解自己在查爾斯心裡的重量吧。查爾斯和塞巴斯蒂安的感情著實在電影裡被美化了。片尾查爾斯再訪已被二戰洗禮的布萊茲赫德莊園，回到教堂沉默良久，沒有熄滅蠟燭便離開證明查爾斯一直對塞巴斯蒂安一直都還有留戀呀！明朗化的感情戲，更多的觀眾愛上了那位風度翩翩，高姿態但令人心疼的塞巴斯蒂安，作為看似擁有一切的少爺卻因世俗無法左右自己的情感結局。

如果談這部電影最美的鏡頭，首當其衝必然是兩位少年在暮色下坐在布萊茲赫德莊園後院的階梯上，悠閒地嗜酒，嘲笑當下政客的說辭，就在查爾斯不經意下，塞巴斯蒂安輕輕地在少年嘴角邊留下一吻。良久，不知所措的羞澀伏在查爾斯臉上，塞巴斯蒂安臉上留下的是小小的得意。十四年後，兩位中年坐在醫院庭院的樹下，而周邊已物是人非，身患流感中風的塞巴斯蒂安，已成家的查爾斯，兩人從無話不談演變到最後久久的沉默，塞巴斯蒂安聽到查爾斯留下的最後一句話是：“我對一切感到抱歉。”想必當時兩位沉默應該是在懷念那段回不去的過去，年輕的自己在夏日裡在莊園裡奔跑，嗜酒嬉戲的片段吧。





# 談郭敬明 與他的 折紙時代

記得曾經翻閱過一期《Vista 看天下》，封面印著大大的郭敬明人頭像，寫著醒目的標語《罵到地老，紅到天荒——郭敬明與這個成功學時代》。在《小時代》上映至今，網上對郭敬明的吐槽及罵聲似乎從未停止，甚至罵聲持續到《爵跡》的上映。今天，我想分享一下我眼中的郭敬明與他的摺紙時代。

《小時代》是一部不錯的小說，在電影上映的時候我沒有仔細去翻看，我是後來因為電影的大火

驅使下前去閱讀的。在電影上映時，我也是和許多中學生一樣，抱著“班上同學都去看了，我就也去看看吧，不然沒話題”的心態去觀看，我並不是因為我是郭敬明書迷，也不是因為我喜歡柯震東和郭采潔等流量明星。看完這部影片後，我沒有在意它裏面所謂價值觀的東西，只是覺得這部影片真的是濃墨重彩，從服飾、社會高低的對比，都很有衝突。但是我最看重的還是裏面的友情。四位女生各有不同身份，有富二代，有窮女孩，有女文青，有屌絲女，但她們在友情面前可以拋開身段，不顧一切去幫助每一個朋友。我相信，電影傳達的友情，是大過一切的浮華以及裝飾的。

很多人說《小時代》把社會年輕人的價值觀顛覆了，讓人沈醉在奢侈品的渲染之下，追求物質而非在精神上佔領高地。一部只會教人追求金錢而不是引人洗滌心靈的電影，並不會是好電影。其實這些思想，會不會過於冰冷了呢？冷冰冰的機器人，在觀影時看不出情感，看不出內涵，只看到外衣的華麗，而非內核最單純的思想。一切的一切，不過是起源於現代人，尤其是知識份子，對文學驅使的所謂“偏離”和“變質”的憂慮。主流社會的人對郭敬明很不認同，人們擔心一個不憂國愛民而且看上去對奢華生活無比嚮往的年輕人怎麼能頂起中國文壇，怎麼能影響著一幫幫中學生，他只會讓更多人誤入歧途，讓過多人失去正確價值觀，讓更多人沒有信仰失去方向。

但是，事實是如此令人擔憂的嗎？書迷們對郭敬明的追捧，是因為書中的金錢至上大過文學詞藻嗎？是因為電影中的俊



男靚女、價格不菲的衣著大過故事內容本身嗎？或許，這個答案也站不住腳吧。不得不說，很多人對郭敬明的否認，很有可能是對他在文學方面“商業化”的運作模式的不滿及擔憂，甚至因為其將文學商業化而感到惶恐。毋庸贅言，郭敬明是人們口口相傳的“成功人士”的典範，做商人上了福布斯，做作家上了作家富豪榜單，拍個電影票房接近五億。但也正是如此，才無意中引起一部分大眾的不滿以及憤慨。現今不少人仍以“藝術是無價”的理念大行其道，認為文字、影藝的魅力染上了銅臭味便成了俗氣、成了背道而馳的唾棄對象。因此，大家更希望看到的是不以“盈利”為目的的文藝創作。這點本質上沒錯，甚至值得稱讚，但卻容易使人走入“圈到錢的作品都是爛作品”的價值觀的囹圄之中。以現如今的電影行業來看，亦非人們所期許的走在道上所謂“大神級”的中國第五代第六代導演佔據榜首，相反，成功的案例來的突然、驚喜而又讓人不知所措。演員趙薇拍電影（《致青春》）票房 6 億左右，演員徐錚拍電影（《泰囧》）票房 13 億，演員周星馳拍電影（《西遊降魔篇》）票房 12 億，現在連商人作家郭敬明拍電影票房都要 5 億了，而這些專業的老導演票房卻高不上去，真正的專業藝術沒有市場，而業餘電影卻因粉絲效應而席捲全國，何能不引人憤懣不平？在這樣的有色眼鏡下，對郭敬明的批判，就不難理解了。因為對當下文藝圈生態的無奈以及不認可，人們更希望看到郭敬明能像老舍、巴金、魯迅那樣去影響更多跨世紀的新一代，帶領中國文壇上一個又一個新的巔峰。奈何作為商人作家的郭敬明顯然無法契合他們心中的那把尺，因此成了他們爭相批評的反面教材。

《爵跡 2》要上映了，這讓我再次想起人民日報曾經發文說不能縱容小時代再一再二再三了。而我想用央視春晚導演哈文曾經對備受爭議的跳水類綜藝節目的評價來表達我的想法：就讓他繼續嘛，讓影迷用手頭的電影票去決定。郭敬明是倍感委屈和憤怒，他受到太多攻擊和圍剿。他是一個青春小說家，而非我們框架內制度下定義的改變中國的作家。

我們不需要給到每個公眾人物太多的定義。若電影的存在不合理以及價值觀有扭曲和偏差，自然不會被人們買單，自然有它遭到公眾抨擊的那一天。我們能做的，就是靜觀其變。

我對郭敬明本身毫無情感，我不會像那些狂熱的人在撕心裂肺地大叫“四爺我愛你！”“人家四爺拍一部電影很辛苦的！”“人家只是犯了錯誤，每個人都要被原諒嘛！”之類的話。我們不能否認，有些人的確會因為電影中的浮華生活而迷亂了雙眼，會因為電影的服飾與演員的長相而瘋狂。這些觀點以及看法都會帶壞觀眾，引導錯誤的價值觀，我完全認同。但是，這只不過也是另外一種有色眼鏡罷了。粉絲效應帶來觀感以及關注點的偏差，也是觀影的一大詬病。無論是基於對作品本身厭惡、對郭敬明本人不滿的有色眼鏡，還是基於對電影製作及陣容的過度吹捧的有色眼鏡，都是不可取的。因此，我希望大家用小孩子的目光，用單純、純粹的目光去觀影，管他帥哥美女，管他專業導演還是演員作家，不要注意太多服飾、貴重、長相。摺紙時代本應有最純真的那一瞬。電影的內核才是我們最需要關注和感動的地方。





# 塔門 今夜請將我遺忘

文 / 施啓迪  
圖 / 侯亞婷

去塔門的時候，是去年的十一月份，中學母校組織所有中六學生在“走出校園日”中去往香港的某一個地方放鬆心情，我們班主任選擇了這個地方。

說實話，若不是這次的學校郊遊，我可能永遠也不會知道香港有這麼一個小島的存在。對於香港的離島，印象中無外乎就是長洲島、石澳一般的風景。長州、石澳固然美麗，不同顏色外牆的屋子擺在路旁，猶如繽紛童話的存在；靜謐的路上偶有小孩老人走過，沒有車水馬龍擾人雙眼；海岸線天然的沙灘，享受著海風的輕撫，浪花的拍打，以及曙光的沐浴。許許多多的香港人，喜歡到這些地方，或靠著漁村拍照打卡，或享受著難得的日光浴，或走進弄堂點上一杯咖啡，若能剛好在端午節有機會踏上長洲島，更能體驗到香港獨特的飄帶巡遊和搶包山活動，傳統文化的底蘊瞬

間薰陶人心。

除了長洲島、石澳和西貢外，如果你還知道香港有愉景灣、南丫島等特色離島，那你對香港還真有著挺深入的探尋。這些地方，不同於長洲島和石澳的傳統，更多的是一種現代化和異域風情。現代化的街道、西方韻味的房屋及別墅。許多外國人聚居在香港的這些地方，若不是中文標識的路牌，還真有出國拜訪的錯覺出現。西式的建築、西式的面孔、西式的生活方式，構成了這麼一些離島。

那麼，塔門是什麼？

來港的兩年，走了香港各個地方，去了許多人推薦的打卡地、旅遊景點，卻未曾聽聞香港有塔門。而這次的旅行，卻讓我對這麼一座離島難以忘懷。這是一個夢幻般的存在，這是一個不同於愉景灣的異域情



以及長洲島的傳統的獨特小島。那裏的景色，以及那裏發生的一切，在我腦中揮之不去。

### （一）塔門山水

塔門的英文名稱是 Grass Land，顧名思義，這裏最著稱的景色，應該就是一望無際的草地。

剛下了船之後，我們便往山上走。走了大概十分鐘的山路，大家似乎都有些厭倦，這些山路，不過和普通的林蔭小徑一般，毫無特色，甚至比不上其他離島或者登山徑應有的美感。路邊既沒有可供人觀賞的景色，也沒有經過任何的修飾以及改造，讓我們這些遊客有些許掃興。

十分鐘過後，導遊以及老師帶領我們走過了一座小山丘，到了小山丘上的一個十分簡陋的、平淡無奇的小亭子，幾乎所有的同學，不約而同地發出“哇”的驚嘆聲，急急忙忙掏出手機，原本黯淡的眼神瞬間有了靈動。

翻過了這座小山丘，映入眼簾的是一望無際的一片草地。這片草地之大，視野之開闊，讓人不禁想順著山丘的斜坡衝下去，大聲疾呼，釋放出所有高三備考積攢的壓力以及委屈。這片草地，並非像呼倫貝爾大草原般綠油油，甚至因為季節的原因還稍顯泛黃和貧瘠，也沒有所謂泥土的芳香以及花朵

的爭奇鬥豔。但是，這片草地卻顯得十分平整以及光滑，走在上面，放眼望去，你絲毫沒有感覺地面上有任何的凹凸不平，猶如一個曲面一樣鋪在塔門這座小島上。這平整順滑的大草地，在香港這種擁擠的城市是十分罕見的，也是十分珍貴的。見慣了香港的鋼筋水泥，再來看看這難得的綠色，頓時會覺得壓力得到了發洩，整個心境也變得平靜，少了都市的浮躁。

走到了草地的盡頭，便看到腳下不遠處就是一片大海。這裏的藍色大海十分的清澈，不同於別的離島，塔門的大海沒有絲毫人類作業的痕跡，近岸的一片海，既沒有漁業的忙碌，也沒有漁船劃破這塊藍色的布，似乎能夠使你在這一刻忘記一切的勞作，只有休憩與美景。藍色的大海大部分時候是平靜的，微微的海風以及輕輕細語的水聲猶如一位美麗的女子在你耳邊私語，又如一位母親對著即將熟睡的孩子講述著睡前故事，輕輕拍打著孩子的背，十分的溫柔。偶然有幾個比較大的浪花拍過來，到了岸邊的石塊上也突然放慢了腳步一般，彷彿告訴你在快節奏的生活中也要有慢下來向後看一看的哲理。

塔門的海邊並不是一片大沙灘，而是有許多大大小小的石塊。我對這樣一種海域更為鍾愛。一般出門到海邊，最怕的莫過於海邊的細沙鑽進你的鞋



子，給你的旅途帶來一絲的不舒服，甚至難以清理的細沙會影響你的心情，心生煩躁。但來到塔門，站在這些大大小小的石頭上，你大可不必有此顧慮。腳下的石塊，經由海水的沖刷，顯得光滑如新。有一位同學拍了拍我的肩膀，指向遠方。只見眼前兩塊巨大的岩石上下疊在一起，稍有傾斜地面向海邊，山坡上又是一片新的草地，而疊字石的下面是一片藍色的大海以及雪白的浪花。這一幅構圖，美的讓人難以想像，似乎只能在畫上見著，而今卻就在你眼前，誰不會為此而駐足呢？

在這麼一個快節奏的社會裏，能有這麼一個如詩如畫的慢鏡頭下的塔門小島，真有種如獲至寶般的幸運。謝謝這次的旅行，讓我與塔門的山水有了一場美麗的邂逅。

## （二）塔門的牛

塔門島的另一大特色，就是島上生活著一批特殊的“原住民”——牛。

初到塔門島，我們並不知道塔門島上生活著一群又一群的牛，甚至在島上都覺得人煙稀少，似乎這是一個鮮有生命痕跡的地方。

原本以為島上只有我們這一個群體的時候，我們正想要大步地走在小路上，像是在宣誓主權一般，

突然，不速之客的降臨，讓我們本能地退後了幾步，隨後又滿懷好奇地湊上前去一探究竟。

那是兩頭牛，一頭母牛帶著一頭小牛崽，慢慢悠悠而又目中無人似的出現在了人行的石頭路上，把我們的大部隊攔腰一切，強行阻隔了後面的人前進的路。母牛似乎看到長在石頭路邊的一叢草叢味道不錯，足夠新鮮，於是湊上前咬下一撮嫩葉，放在嘴裡細心咀嚼。小牛看到他的母親吃的正香，哪能只站在旁邊呆呆地看著。他也不甘示弱般地向前走了一步，跟著母親一起吃了起來。

他們一定吃的很香，並不知道他們的前後左右都有這麼一群孩子圍著他們拍照聊天，大家饒有興致地看著這小生靈，覺得十分新鮮好玩，但又因無法前行而有些許無奈。待到兩頭牛用餐完畢後，或許他們也意識到阻礙了我們的前行，便用尾巴拍拍屁股，前行，走進了前面的一片樹林裏。

等我們到了草地，在遊覽整片島的時候，我們不難發現，這座島上的牛並不是少數，並且由於鮮有人來打掃清理，說這座島上四處遍佈著牛糞並不過分。走在島的路上，在草地上奔跑打滾，真的要好好注意一下腳下有沒有“地雷”，一不小心真會中招。

據我們老師說，這座島上的牛原本都是舊時代的香港的耕種者。六七十年代的香港還處於農業社

會，牛便是必不可缺的勞作夥伴。但是隨著香港近代的飛速發展，短短幾十年時間，農業文明便在香港逐漸消逝，取而代之的是鋼筋水泥、高樓大廈，也因此，這些昔日的寶貝，就被丟棄到了塔門島。

從這些牛的身上，我們不難看出這段黑白歷史。這些牛細細咀嚼、慢慢行走的身影，或許真能帶我們穿越幾十年，看到以前的香港，了解香港的歷史。在後來的一次語文課上，語文老師曾說這些牛也是香港政府近幾年頭疼的問題，不知如何處置這些動物，她覺得應該送到大陸，給那些買不起牛的農民，既給牛兒們找到歸宿，也給農民們帶來極度便利。

但我覺得，比起勞作，這些牛或許更喜歡在塔門島上的無拘無束的主人生活吧。在這座島上，他們是有絕對的自由和絕對的“話語權”的，從這些牛糞不難看出吧！

願這座島上的這些主人能夠有安逸的生活，守護好這個遠離社會、遠離飛速發展的時代的小島。

### （三）塔門的人

如果有一個地方，能夠在你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那麼不一定是那個地區是多麼著名的旅遊景區，或者美麗到令人窒息。很大一部分因素，或許是取決於同行者吧。

去往塔門的旅行，陪伴我的，是我們班的這一群朝夕相處的同學。

一到碼頭，在一座不起眼的欄杆上，大家便十分默契一般倚靠著欄杆，讓我們老師拍下了一組又一組名為“那些年”的照片。

前行的路上，更是話題不斷，男生們口中三五句肯定離不開遊戲，女生聊來聊去，講的最多的還是化妝與拍照。

一到塔門的大草地，老師們組織大家例行拍照一般地拍上一組班級合影之後，大家便從書包裡面拿出早已準備好的潮流時尚的衛衣以及T恤，脫掉千篇一律的校服，換上新的衣裳。女生們換好衣服補好妝之後，開始挑好的景色、好的光線拍藝術大片。一群男生似乎等得有點枯燥，便沿著海岸線，踩著一塊又一塊石頭往遠處走去，站到最高的石頭上，擺出征服世界的姿勢。

我在一塊又一塊的石頭上跌跌撞撞地行走，有小許擔心，亦感到十分開心。

從海岸線的一頭走到了另一頭，這個時候我們看到樹林裡有一條人踩出來的小道，我們幾個人便沿著小道，往山上爬去。

我感到有一點擔心，並不知道這條路指向的是哪個方向，但我的朋友不斷鼓勵我說，上去就知道了。



於是，我就這樣半推半就地和他們走了上去。一路上，我們聊了很多，他們跟我講起備考期間的一些困惑以及無奈，我也耐心地分享個人的經驗，希望能幫他排憂解難。我們還聊到了我們曾經一起參加交流團的趣事，從廣東話切換到普通話，再由普通話切換到廣東話，從天聊到地，從不間斷。

似乎大家都有點玩得過頭了，老師突然意識到，天色漸晚，我們可能會趕不上離開塔門島的唯一一班船，便組織大家，快速沿著山路前行，走向碼頭。我們帶著未盡興的一點餘味，匆匆離開了塔門島。

我們一班同學，來自各個地方，各自帶著各自的理想，來到了這座城市求學、生活。雖然有這麼多的不同，但是我們的生活和交流卻及其和諧。面對他們，我會卸下所有的防禦壁壘，因為我知道，他們懂我。雖然文化不同、語言不同，但組合在一起的這個班，卻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隨著文憑試的結束，大家畢業了各奔東西，聚少離多。我的心裏多少還是思念著每一位同學的，有時候真有一去不復返的嘆息。但願大家在追夢的路上，能夠多回頭看看，這裏，還有這麼一個家。在外急急忙忙地學習生活的時候，不妨回頭看看，這裏，有個像塔門島的地方，能夠讓你放下包袱、放慢腳步，靜下心來坐一坐的地方——

那，就是我們這個集體。

這就是塔門島，一個珍藏著我的許多回憶的地方，一個香港的世外桃源。

我始終無法忘記塔門島的一切事情，因為，那裏的碧海藍天、草坪石礫，封存著我深愛的班集體的記憶，這段記憶，是珍貴的，是獨一無二的。

既然我對塔門島難以忘懷，那我只好希望——塔門，今夜請將我遺忘。





## 月亮的兒子們

文 / 厲景晨

在那個世界，任何一件物品一點點小小的瑕疵或老化，只要出現第一道裂紋或污點，就會被立刻扔掉，由另一個嶄新的完美無暇產品來代替——只有一個與眾不同，一個影子：月亮。它裸露著身體，歷經侵蝕地行走於天際，黯淡無光，越發與這裡地上的世界背道而馳，是過氣物品中的漏網之魚。

——卡爾維諾《月亮的女兒們》

我從雜亂的無線波中無意抓到了這個微弱的廣播，無聊。

但我不知道我為何要聽，就像不知道為何如此老舊無趣的文章沒有被這個極簡的世界回收，就像我不知道我為何會寫下這一段冗長而無用的文字，消耗掉今晚不多的能量配額，只是外面的海有些躁動，讓我覺得，今夜，有一些不尋常的事情要發生。

我很用力的抓住那個微弱的電波，並慢慢回憶起早已生疏的歷史知識來，我知道這是不對的，那

些書已經被吃掉或者用掉了，況且這很消耗能量。在我們的年代，能源枯竭。每個人都有能源配額，以確保人類物種延續。一切極簡，極簡到不需要用任何形容詞來描述，只能滿足活下去的要求，人口更新速度也被嚴格控制。能用的資源已經用完，一切靠回收。

“月亮老了，Qfwfq 也表示同意……”這是第一句話，鑒於我不願消耗能源去回憶那些遙遠的年代名稱，暫且叫那個年代 Qfwfq 年代，不，這太長了，消耗能量，叫 Q 年代就好。另外，月亮已經被用掉了，在我出生以前。Q 時代是人類的早期時代，低水準工業開始繁榮，源源不斷的廉價產品被生產出來，一時間，從原始社會中解放出來的人們開始瘋狂，越來越精密的流水線產品取代了粗糙的手工製品，時尚更新越來越快，“擁有”成為最大的幸福。最終，人們開始失去理性。消費，瘋狂的消費。

“這是個壓抑的情景。我們離開人群，挎著包包，從日夜開放的百貨公司出來，看見在摩天大廈上架設得越來越高的霓虹燈告知我們，將會有源源不斷的新產品發售，我們突然之間見到它蒼白的身影在炫目的燈光之中緩慢而病態地移動著——一種想法便縈繞於我們腦間無法被驅散：我們所買的每一件新貨，每一個產品，都會相似地變舊，破損，褪色；我們還損失了外出購物和瘋狂工作的熱忱——一種對工商業不無影響的損失。”微弱的電波說到。

多美好啊，用更少的錢買到更多新的產品。這加劇了他們，或者絕大多數的他們工作的熱忱。因為廉價是一種迴圈。廉價的產品來自廉價的勞動力，廉價的勞動力們用低廉的工資去購買大量的廉價的產品，這是勞動者之間的廉價迴圈，這不是壓榨，廉價的、在流水線上工作十四個小時的工人們認為。而壓榨著他們的資本家們當然也這麼認為，他們用更多的錢買更多的東西，最終用掉了所有的鱈魚，駝鳥，水貂。沒有壓榨，一切充實而美好。所有人沉迷於消費，用完美的新產品換掉新產品，製造垃圾是前所未有的幸福！一切與消費無關的，包括月亮，都被忽視了。

“它已進入一個轎車比鞋底淘汰得更快的時代。”

最終，在城市快要被垃圾淹沒的時候，月亮老的時候，老到被沉迷消費的人們忘掉的時候，月亮隕落了，成為一件普普通通的垃圾的時候，月亮的女兒們出現了，她們讓月亮重生，也讓人們開始慢慢恢復理智。

只是，太遲了。他們已經消耗了太多，人口因為生產力的發展幾何級增長。當有人細細地算了算能源的使用情況後，人們開始驚慌失措。無節制消費消耗的除了資源，還有頭腦。新能源的開發停滯不前，於是那些垃圾重新回爐焚燒，能源開始有計劃開採，一切逐漸恢復極簡。終於，月亮，那顆重生的月亮也被用掉了，人類沒有滅亡，卻也並不能逃離能量配額的命運。我不知道除了延續種族，我的存在還有什麼意義。我上過一些學，在最後的選拔中落後了，失去了學習的權利，只有最優秀的人能一直學習，尋找解救人類的終極奧秘。而我只擅長一門消亡的學科，歷史。我只會做一件並無用處的事，反思歷史。

父親來叫我，我停止思考。他約我去度過他此生的最後一個夜晚。我很累，但我還是去了。

外面是海，黑漆漆的，水聲很小，先前大概是能量缺乏的幻聽吧。沒有海浪。風，都被巨大的發電機減速了，潮汐因為月亮的消失而消失了。

我們沿礁石向黑暗走去，我真的有些累了。

父親不說話，遞給我一本書。《月亮的女兒們》，一本古老的書，我好像有些領會到那個微弱電波的來歷了。只是我真的太累了，不得不一頁一頁吃掉它，不得不說，父親是聰明的。

父親眼裡沒有悲愴，什麼都沒有。他爬上了一塊礁石。開始喊叫，我聽不懂，我只會用電波交流，因為這最節能。

但我看到一些東西亮了起來，在平靜的海面上，亮晶晶的精靈在躁動，遠方有電波湧來，詢問發生了什麼，人群也開始湧過來。

他跳下礁石開始沿海岸奔跑，我跟著他跑，人們也跟著跑，好像這不需要能量一般。海浪開始大起來了。

他跳入了其中。

月亮升起來了，我們是月亮的兒子們。

“我們全都喪失了理性：所有人在大陸之上狂奔疾走，穿過那些重新覆蓋大地的草原和森林，焚燒城市和公路，銷毀一切我們存在的痕跡。”正如書中的結尾一般。

明天我父親要被回收了，就在那個回收月球的地方，他的能量已經耗盡，他是當今世界上年齡最大的人，六十歲。大概是因為他是地球上最後一位歷史老師的緣故吧（歷史是極度耗能的，已經不被需要了），他的能量用的特別節制，其他的地球公民在四十九歲的時候就會被回收。另外，他是在月球被回收的那天出生的。

我努力不去想父親。於是我開始全神貫注地聽電波。

電波里的 Q 時代，正是我們當下困境的前奏。

# 日记

文 / 吉田千惠子

乔羽来接郁子的那天晚上，已经过了零点。

“东西收拾好了吗？我定了早上7点的机票，辛苦是辛苦了些，但能躲掉外头那些记者。”病床上摊着一堆证件，他一个个核对着，余光瞥见坐在床沿拿着电脑打字的女人，“虽然可以出院了，但医生说还是先歇笔一段时间——病因没找到，你这样再写下去，万一再复发有个好歹，又得回到这鬼地方来。”

郁子合上电脑，起身拿了衣架上的驼色大衣把自己裹了起来：“鬼地方？我也在这儿住了快两年了。”

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乔羽安静下来。他看着眼前女人直挺的背影在黄色的灯光下，倔强而孤独。若不是两年前在海边看见她拿着两杯咖啡自言自语，他根本不会发现这个看上去清冷得再正常不过的女人会患上知觉失调症，也不会发现他所负责的纪实文学作家笔下那些动人的形象和故事不过是她的妄想罢了。当初他带她来这家病院，只是简单问诊，却没想到一经确诊，她就顺从医生指示住了下来，一住就是两年。

“行李不多，就只有门口一个箱子，差不多走了。”她转身看他，“休息一阵子我就继续写吧，总得要挣钱吃饭不是？这两年在这儿也算是积累了不少素材，都是实打实的真故事，录音笔里头都记着呢——总不是妄想的了。”

乔羽递给她一条围巾，郁子把脸蒙上：“不急。你这病……帮你积累了不少名声，从前出的几本书也增印了不少——这两年的稿费我全打你卡上了，够你逍遥一段日子。”

郁子笑了，摇摇头道：“现在的人呐，真实发生的事情都漠不关心，倒是对一个疯子的精神世界颇有兴趣。”

乔羽一时接不上话，只把她送到楼下，准备随她飞回日本。医生说病因不明，不利于她完全恢复，但感觉失调症的触发常和患者的过往有关，可以从童年经历查起。郁子在那儿长大，正好趁这个修养的时候回去住段时间，即使不能查明病因，也起码算是度个假。

飞机落地。郁子摘下眼罩和口罩，深深吸了口气。侨居海外多年，母亲去世后，她已经很久没有回到这里了，只在池袋留下一套房子闲置着，每月派人打扫，从未想过哪一天会回来。她打开遮光板，九点半的成田机场已经开始忙碌，天空是乳白色的，阳光灿灿透过云层撒下——冬月的日子不常放晴，阴郁的天气夹杂风雨，却也不似上海那般冻人肌骨。

身旁的乔羽已经醒来。他还需要去办些手续，就匆匆离开了。郁子坐上巴士，几次辗转到了池袋。这里虽是东京的繁华地带，倒也有不少闹中取静的民宅。沿着记忆，她穿过百货大楼，转过几个街角，就是沿途的小公寓和住宅。小巷尽头是一个公园，简单到只有一棵树，两只秋千，稍旧的滑梯和软垫，和满地的鸽子。她拖着行李箱在树下停下，目光自下而上盯着树干好一会儿，没见着儿时身高记录的刻度，也不知想起了什么，忍不住笑了。这棵树已经壮大许多，想来儿时住这儿的时候，枝叶不繁。现在虽是冬天，树掉光了叶子，也还能从延展细密的枝桠上想象到夏天茂盛的光景。耳边传来铁器摩擦的声音，她转头，一个孩子穿着白色羊角扣大衣坐在秋千上晃动，垂着头把一半的脸埋进红色围巾里。秋千架下放着她红色的

牛皮书包，书包盖上有一些陈旧的划痕。那孩子头发长长，齐刘海快遮住双眼，嘟囔着嘴不知在想些什么。秋千晃着，她的小腿也晃着，细条条的，雪白的颜色在阳光下很是扎眼。

郁子拖着行李箱走近她，几只鸽子扑着翅膀离得远些。女孩抬起头来朝她看了一眼，又低下头去。

郁子看着她稚嫩的脸，大约是埋在围巾里久了，红扑扑的，瞧着像是刚上小学。在这样的周末，孩子们大都和父母待在一起，独自一人在公园里的极为少见，加之居民们对于儿童更是谨慎，若是看到这样的情景，定会上前询问是否迷路或直接报警。郁子看她也不像是迷路，大概是附近住户的孩子起早打发时光，便不再多看，走进公寓。

打开房门，屋内的窗帘因无人居住紧紧合着。她伸手开窗，天空已经放晴，尘埃在阳光下仿佛跳舞的精灵。墙上挂满了她和许多人的照片——母亲工作繁忙，她总是辗转于各个朋友家寄养，离开时照例都会合影留念。她抬手抚着相片中的小姑娘，长长的头发使她看起来更娇小，脸上没有表情，一双眸子睁圆，仿佛这样就看不出心中怯弱。屋子里东西不多，书倒是堆了满墙，足够她那几年消磨时光。打开书柜，角落里厚厚几册鲜艳的本子是她儿时的日记——没想到曾经只是为了不孤单而记录下的自言自语，竟成为多年后她谋生的工具。胡思乱想一阵，她躺在地上。身旁的行李还未整理，她放任不管，只顾自己蜷缩在桌下，闭着眼沉沉睡去。

醒来已是晌午。郁子胃里空荡，家中没有什么食材，便决定出门采购。楼下，女孩依然在秋千上坐着，见她出来又看了一眼。约莫一个多小时，她回来，那孩子还没离开。天边一声炸雷，似乎要下太阳雨，女孩抬头看了看，却没有回家的意思。郁子终于走上前去，蹲下身子问道：“迷路了吗？”那孩子摇摇头，圆圆的眼睁着直直看她。

“你妈妈呢？”郁子又问。女孩低头：“上班，晚上才回来。”

郁子揉了揉她额前的发，思忖片刻：“午餐吃过了吗？我就住在这公寓四单元的三楼，刚买了菜打算做饭，可以一起。”话毕，她才觉得自己的邀请唐突，担心吓到这个孩子。没想到她竟然点头说好，两腿一

晃从秋千上跳下，背起架子下的红色书包，走近郁子，扯扯她的衣袖，脆脆一声道：“走。”

郁子随她进了电梯，女孩驾轻就熟的踮起脚摁了三楼的按钮，又低头看了看郁子手中的纸袋。“想吃鳗鱼饭和土豆炖牛肉。”她仰起头看向郁子。

郁子似乎听见她的小肚子轻轻叫了一声，心想这孩子倒是毫不客气，却也忍俊不禁，伸手揉揉她的脑袋：“好。不过土豆炖牛肉我好多年没做了，到时候可别怪它不好吃。”

女孩撇撇嘴：“没事，我可以帮你。”

进了房门，郁子看着稍显空旷的客厅有些不好意思。屋子里除了书和几件家具以外几乎什么都没有，这孩子大约晚饭才会离开，剩下几个小时不知该如何陪她打发时间。而女孩竟径直走向书柜，抽出一册绘本，乖巧坐在地上翻阅起来。“姐姐，饿。”她并不抬头，却放下手中的绘本，小步走近纸袋里翻找着。郁子把袋子接过来，拿出各种食材，搬了个小凳放在水槽前，拿出几颗土豆：“喏，帮我把这些洗了。一会儿给你炖肉。”她接过土豆，乖巧地上了凳子仔细洗着。郁子同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问她名字叫什么，却也不说，只回答一些琐碎的问题。

“觉得无聊吧？我好久没回来了，电视和网络都没缴费，没什么娱乐消遣。”

女孩摇摇头：“看书就好。平常我在家的时候也只是看书呢。”阳光映在她脸庞，粉嫩的肌肤似乎要变得透明，而手薄薄的，水花落上面仿佛可以穿透。

郁子接过她手心的土豆，大约是块儿太大了洗不干净，于是又自己洗起来：“看书吗？看书好，我小时候也喜欢看书。平常总是一个人在家吗？今天周末你妈妈也要上班，一定很忙吧。”

她点点头，安静了许久，眸中的落寞像冬天公园里空荡的秋千。郁子想起从前她同女孩一般大的时候——几册绘本摊在客厅茶色的木桌上，小小的她坐在桌沿，从午后窗外下起淅沥的冬雨，到深夜昏黄的路灯亮起。冬天的池袋是蓝灰色的，虽不似上海一样接近零度的低温，却总会下几场绵长的阴雨，路上的人们被雨水浇散了，整座城市开始落寞下来。冬天的池袋不常打雷，所以她一个人在家也并不害怕。只是雨声大了，在没有对话的屋子里，孤独就变得深刻。于是书里的世界就更加丰富了，那些人物和对话似乎可以跳脱纸张，在她眼前鲜活着，陪伴着她度过数不清的雨天。

水壶哨响，郁子回过神来，把土豆切丁，牛肉去血沫片成小段和姜蒜一起放进白色珐琅锅里。她拿木汤勺接了点水准备倒在平锅盖上，却被女孩先一步动作，蒸腾的水汽蒙上她清透乌黑的眼。

“妈妈说锅盖上浇点水可以均匀散热，煮的更烂。”她仰起头看向郁子。郁子笑着揉了揉她的脑袋。这方法她儿时看母亲做饭的时候无意记下，现在看来，大约是这一代家家户户的小技巧了。

把饭蒸上，鳗鱼刷上蒲烧酱汁，碗筷摆好，约莫快四十分钟，午餐已经完成。两人安静吃着，不一会儿碗就见了底。此时快到下午两点，窗外的天又暗了下来，中午的太阳雨迟来，这会儿总算是下了。郁子洗完碗，看见女孩在客厅里读着绘本，窗没有关上，她似乎有些冷，把白色大衣和红色围巾都穿上，圆滚滚的看上去甚是可爱。

郁子走近，坐在她的身侧，两人一起合看。一会儿，女孩似乎是读得累了，揉了揉眼睛，抬头看着墙上的钟。



“还有4个小时。”

“什么？”郁子问。

“还有4个小时，天就要黑了。”女孩回答。

郁子点点头：“你要回去吃晚餐吗？妈妈也该下班了吧。”

她把目光望向窗外：“冬天的池袋7点就要天黑了，妈妈不会回来。从天黑到妈妈回家有好几个小时。晚餐是早晨妈妈出门准备好的。”

“爸爸呢？”郁子闻言皱了皱眉。女孩摇摇头，没有说话。

郁子看着她神情默然，伸手把她缠在围巾里的饭抽出来：“一个人在家很孤单吧。你可以常来找我，我要在这儿待上好些日子呢。”

女孩点点头，又摇摇头：“不是一个人，在家的時候有书和朋友陪着我的。”说罢，从书包里翻出一个黄色笔记本。郁子翻开，原来是本日记，但似乎又比日记稍多一些。

“这是你和你朋友们的故事吗？”郁子读着，开口问道。文笔虽然稚嫩，但比起同龄的孩子要好太多。

“平常一个人的时候，书读完了，就自己写故事了。”女孩点点头，“你看，利佳和希惟是我创造的两个朋友——他们会听我说话，一直陪着我。写东西的时间比读书过得要快，妈妈就能更早回来了。”

郁子把她揽在怀里。她想起入院的那天，在两年前，也是冬季。那时候她已经确诊患上轻度的思觉失调，出现幻觉和幻听，先前作品里所谓的受访者们原来都是她的想象，本不存在的。得知病情的那瞬间没有惊异，却有些失落。作为记者和作家的她常在和人对话的过程中找寻陪伴，采访于她不仅是了解别人的过程，也是被人了解的过程。她是害怕寂寞的，这点她从小就知道。母亲工作繁忙，没什么陪伴她，十几年来孤独她却从来都适应不了，总是寻找各种各样的方式缓解寂寞。曾经身旁有人陪伴的时候，她是快乐的，可现在她却恍惚了——这些人究竟是真实存在的，还是她迫于孤独自己臆想的？而后她把自己关起来，在病院角落的单人病房里。小小一隅只有她一人，若是看到邻床多了个病人，她就闭眼告诉自己那人并不存在，再睁眼时他就消失了。她不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看着病房左墙上的淡淡血迹——那是之前病人

病发时碰撞留下的——她竟然感到安心，毕竟或许这是她唯一能够确定的东西了。

“这样写下去，时间久了，长大说不定能当作家。”郁子笑着对女孩说。

女孩摇头：“要当记者呢。我想做和人打交道的工作。现在在学校里努力学习国文课。放课后也会留下来补习。伊藤校长说只要坚持下去，可以考虑保送国文班进修。”

伊藤？郁子一愣，问她：“是池袋第五小学吗？”女孩点头。没想到这么多年了，她曾经的母校还是同一个校长经营，现在算来可能有六十多岁了吧，也快退休了，不如明天去探望一下。

雨下得愈发大了。窗户没有关上，郁子感到细密的雨丝被风带着飘进屋里，却没有关窗的意思。池袋冬天的雨是静谧的，人在安静的环境下容易觉得冷，只是现在身旁小女孩依偎着她，虽然天气寒凉，感觉不到温度，却让她莫名温暖起来。

她想起多年以前还和母亲住在这里的生活。在下雨的午后，她坐在地上，茶几上摊着几册绘本和一本日记，书读得累了就休息一下，或自己动笔写些什么。下了雨也不爱关窗，书册就被雨丝弄潮了。大多数的时光类似这样。厨房里炖着母亲临出门前下锅的土豆炖牛肉，咕噜噜冒着泡。直到快要黄昏，她才把火停掉。这样的日子过了多久，她已经记不清了。母亲去世之后，她专注于写作，关于童年的琐事很少被忆起。

她又想起在病院的生活。上海的冬天不常下雨，偶尔的几次足以让整座城市蒙上灰色。雨水带不走空气中的尘霾，反倒让一切看起来更不清晰。她就那样安静的坐在病房靠窗的角落，对着窗外，日复一日。耳边传来隔壁房间病人的梦呓和尖叫；楼下是医生急匆匆的脚步，不知又是哪个病人出了问题；还有护士一日三次的敲门声，端着她的药进来，看着郁子用水送服后让她张嘴，确认药片已经咽下。病房的墙是细密的白色马赛克瓷砖，时间久了开始泛黄，胶缝里长满细密的霉斑。一下雨，潮气就钻满每个角落。雷声让病人们更害怕了，他们于是一个个都喊叫起来。她就那样安静的坐在靠窗的角落，日复一日，等身上的病服从鲜艳的蓝白洗到褪色，沾染着除不去的潮湿气味。见她怔愣良久，女孩扯扯她的衣袖：“姐姐，我

该回去了。”

郁子回过神来，望向她的眼神还有些恍惚。她看了眼窗外，雨势渐小：“厨房里还有些剩下的炖肉，给你带一点晚上回去吃吧，等我一下。”她起身去了厨房，仔细盛了一份装在饭盒里，用布裹好保温。等回到客厅，屋子里已经空荡。女孩大约已经走了，落下一本黄色日记躺在桌上。

郁子端着饭盒站在门侧，隔着布还有些烫手。窗外的雨停了，天还没放晴，屋内一下子清冷许多。她拿起桌上的黄色笔记本回忆这个静谧的午后，忽然想重新拾笔，写一篇关于那女孩的故事。

翌日早晨，门铃响起。乔羽已经办好手续，来看看郁子的情况，打算带她出门散心：“今天气色瞧着不错，出去走走？我听说新宿那里有个新人作家也是写纪实文学的，在办签售会，去看看吧。”

郁子照着镜子整理自己的白色大衣：“什么时候？我想先去池袋第五小学，以前在那儿念书呢，听说校长没换，打算过去拜访一下。”

乔羽点点头：“成。签售会在下午，不着急。”

郁子把盘在头顶的发散下，直直的垂在身后，一边穿鞋一边朝屋内道：“桌上黄色笔记本帮我带着，我先下楼拿车，公寓门口等你。”

车上，乔羽翻着手中的日记读得仔细。郁子驾车，按照记忆开着。约莫十五分钟，她把车停下，眼前是池袋第五小学。

她坐在驾驶座上，怔怔看着眼前荒草丛生的废弃校园。校门上的硕大门牌已经斑驳，教学楼右墙的爬山虎疯长已经铺满半个主墙，铁栅栏外侧缠上凌乱的铁丝网，校门上贴着闭园的告示，落款时间是五年前。

乔羽见车子停下，抬头看了眼：“哟，关了啊。也是，你念小学那会儿都十几年前了，闭园、改迁校址也是有可能的。看这样子，荒废有一阵了，大概也快要拆了吧。”

郁子睁着眼沉默了。她想起昨日女孩穿着白色羊角扣大衣、把脸埋进红色围巾的可爱模样，是这冬日里为数不多的暖色了。而此时面对眼前的荒芜，她竟觉得彻骨的冷。须臾，她转头看向乔羽手中的黄色日记。

乔羽没有感受到身旁女人的异样，复低下头翻着，余光见郁子直盯着他手中的日记，忍不住笑着打趣：“呵，没想到你小时候还挺有写作天赋的嘛。”

# 我想， 给你我眼里的， 另一个清晨

文 / 李雨轩

一个人在路上的时候，看着公路上一路变幻的风景，从 Quebec 的春天开始，一路进入 Ontario 后便是冬雪弥漫。突然意识到已经一个人在路上了。远离那个熟悉的地方很久了，而且我竟然已经习惯。

一颗自由的心灵，一颗会感受的心灵，放回自然的时候，必然是极美的。你问我，是放逐的这个过程美丽，还是感受自然的这个过程美丽？我想说，都很美。当你感受美丽的心灵已经觉醒，那么今后的世界会和之前全然不同。后者自不必说，大自然的一切都很美。有四季不同的风声，有一群世代耕作的人留下的痕迹，有日出日落的神迹。甚至一笔一划去描绘它的过程，都显得迫切而无措，担心是不是和眼里的它有所出入。

有趣的是，表达情感最大众化的一种方式便是语言，但语言这个东西太有失偏颇了，说爱的时候觉得特别费劲儿，好像怎么说都不能全部表达自己的爱意；但是伤人的时候，一句话甚至一个字就好。



你说，表达感情我们还可以用唱歌，用作画……这，我们都称之为艺术。一种感性地感受生活的方式，和我们渴望去表达出来，去分享给别人的一种欲望。

那么，什么样的东西，会让我们自己体会了就会感受到一种好似窥探到了这个世界不同于往日的独特之处，迫切地坚信只有那个时刻那个地点的你一个人看到了感受到了，至于你想分享给你想分享的人呢？我相信这就是，感受的精髓，因为在这个感知能力独一无二的世界里，你从你的万花筒里，看到了一个特定的迷人之地，听到了一声呼唤着你灵魂的歌吟。你想表达，你想把浩渺的又稍纵即逝的刹那，刻录在自己短暂的生命里。把自己的生命活成一个艺术品，好像不再是一个很难的主题。

因为我们习惯使用语言，用嘴去表达爱，但是其他的感官似乎在感受方面显得迟钝。动物眼里的世界却全然不同，有简单的发声方式，但更多的可能是和大自然之间的交谈。为什么它们的如此敏锐，去感受西伯利亚的风，去等待一场久盼的雨——生命的甘霖。

人类引以为傲的是语言，但是事实是这似乎变得越来越复杂，好像许多人因为缺乏感受的方式，所以语言表述变得干瘪，情感不再充沛，像是一眼枯死的泉水。情感的充沛与否，和年龄有着一定关系，

年轻者对一切好奇，对一切都想去探究与触碰。但是有的时候，更与之相关的是，一颗渴望去感受的心。有的人年轻，但是缺乏对日复一日生活的感念，走路会低头，吃饭会与手机相伴，甚至在旁人看来，不是我们去困困他于原地之间，而是自己的茧；有的人，生命已经过去大半，但是在他的眉宇之间，仿佛更加证实了：生活的每一天都是崭新的，翻开他就好像翻开了一生的晴雨表，他好像记录了他所体验过的，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比如说，他知道傍晚的阳光不同于正午的那道光线可以照进屋子里那面墙上曾经挂过一幅画的一颗钉子上。晴天的傍晚，当阳光再次斜射到那里，好像黑夜睁开了眼睛。

当语言需要感受感受再感受，锤炼锤炼再锤炼的时候，人们不得不去转投其他表达的方式。

你说，一枝花插在一个洗干净的玻璃瓶里是什么感觉？

如果我给这个花或者玻璃瓶加一个形容词呢？

如果我告诉你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呢？

比如说那一下午，整个窗户浸在阳光下里，像琥珀一样的阳光，好像可以回到过去的那种阳光。

为什么要使用通感这种修辞？因为我们终于发现了语言的局限和无力！眼睛只可以用来观看吗？可以流泪！指尖只可以劳作吗？可以跳舞啊！

为什么还有共情一说！因为我想让你感受我所



感受的！

就像水形物语里的哑女，不能像大多数人那样用语言去介绍自己，去有所谓正常的社交。（我用了“大多数人”来替代“正常人”我用了“所谓正常”去替代“正常”说一句表达真实心意的话好难。事实上，人们都忘了，我喜欢和你交流，和你讲话华丽程度毫无关系。相反的，真诚的内心，正如哑女所说——He sees me for what I am, 又觉得不够，加了 AS I AM, 来强调自己本身。可能因为少了语言的遮蔽和掩护，她真正感受到了

了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就是这样。你眼里的我就是那个我。这就是知音里所谓的，我能感受你所感受的。

我记得电影「Yuri On Ice」有一段关于尤里在跳花样滑冰的短节目的时候，跳嗨了，有一句话形容那个时候的他“兴奋传到指尖”。兴奋传到指尖？因为狡黠的文人已经学会了——“毛孔都在高兴”这种表达。

我记得电影「Call Me By Your Name」中 Elio 在弹巴赫的钢琴曲加入了自己的一些小改动，试图注入自己对 Oliver 的感情。传世的曲子，不是用来原封不动的重现，那就像一个对后世没有启示意义的老古董。传世的意义，是做一个记录，也做了一个示范，告诉我们，快乐可以这样快乐，悲伤也可以不仅仅有一种哭泣的方式。

但是你喜欢哪一种关于花瓶和花的故事呢？

是只有一句话的，那一枝花插在花瓶里。

还是我告诉你，是他送我的？一朵玫瑰花，插在我们一起喝过的那瓶红酒杯里？那瓶红酒是那是一个夏天的晚上打开的？

你喜欢哪种？

有的人喜欢代入自己的故事，于是终于又有了新的故事。有的人喜欢详尽具体的故事，原因是他们自己无法感受无法表达，就像一个无法高潮的人

对自己麻痹的神经感到崩溃。

我们需要感受啊！

无能去感受的人就像无法感受高潮的人，缺席了生命中最罪恶的一场狂欢。

然后我重新思考了知音的本来意思。

以前不理解高山流水遇知音，以为知音就是喜欢一样的东西，有交流，或者说，懂得他的喜怒哀乐。但是音乐，作为情感表达的一种方式，实在变化太多，同一首曲子，不同的心情，微妙的变化，只有懂你的人才懂，你的这种感情，到底是哀叹朝霞的早逝，还是晚霞也终将拉开夜的大幕的悲哀。有无数种悲哀的情感，如何分辨呢？就像许多音乐家拒绝将曲子刻录成碟子，尽管这样便于传播，让更多人了解自己，但是他的曲子就这样死了。因为这首曲子的表现方式太多了，同样的拍子，你相信吗，可以弹出千种情绪，快板怎么不可以悲伤呢，慢板又为何不能快乐呢？

你说音乐是流动的，画面是静止的。也不对，情感可以在一件艺术品上流动一百年，两百年，上千年。给所有懂得他的人，复制一段相同也不同的感受。颜料在绘画之初，在画板上流动，交融，就像把感情永远地刻进那一段发生的时间里，那一段永远会流传的画作里。好像上一秒，颜料还在互相纠缠，就像感情和时间，下一秒就会永远定格，感受是永存的，永远不会消逝。

我想以「Call Me By Your Name」里 Elio 的爸爸所说作为终结——“And the less to offer, each time we start someone new, but to make yourself feel nothing, so as to feel anything.” 为了让自己不要有感觉而不去感觉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情。作为脆弱的人类生物，情感体验就像一个开关，有的人拒绝感受但是他们依旧能过上他们觉得舒适的生活。但事实上，完全不同。为了快速愈合，我们从自己身上剥夺了太多东西，以致在三十岁时，自己的感情就已破产。每开始一段新的感情，我们能给予的便越少，但是为了让自己不要有感觉而不去感觉，多么浪费。

趁感情尚能充沛，趁你还愿意去全身心感受，趁，春色刚好；趁，这脚下的路等待你的踏足；趁，这大自然的一切正在大胆渴望你的垂青。趁！

# 昨夜又是一场酣梦

文 / 周一凡

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

昨夜，又是一场酣梦。

梦里我的灵魂离开了城市鳞次栉比的钢筋巨齿，漫无目的却又冥冥被牵引，腾云驾雾般飘游，直至徘徊在山中小城纵横交错的泥黄路口。已是近黎明，万家高低交叠隐没在浓重但渐薄的黑墨里，仿佛在安眠中呼吸，起伏和缓，遵循着一种古老安详的韵律。远处柝子“梆——梆——梆——”，梆得我心里痒痒。脑海中早已搭好了一座戏台子，却暗自生疑，怎么还不见生旦净未登场，只留下偌大一个空台，只留下柝子梆梆梆，梆得我心里痒痒。然而天边的鱼肚白将我拉扯回来。我忽地又听见脚步的噌噌噌，卷帘门向上拉起的次里哗啦，还有无数张嘴张合发出的嗡嗡喳喳。起先小得很模糊得很，像是沉梦中的呓语。可渐渐地苏醒了，越往后越热闹，越往后越见活力，像是密封的罐头被小心打开，顿时香气四溢，味蕾绽放在舌尖，花苞舒展在花枝，含羞草直挺起了腰……小城沐浴在一片金色里，暖洋洋的，热闹闹的，土了吧唧却又让人耳目一新，安宁祥和却又充满朝气。

我的灵魂谨慎小心，却因为舒适而微微颤栗。

刹地，我竟直直穿越了那无数泥砖片瓦，任清早的阳光穿透我的虚无，嗅着家家户户的炊烟，轻轻匍匐在一片松软的泥土里。登时迎面拂来一阵清冽的芬芳，低调而淡雅。我扬起了头，假设我梦中的灵魂是有头的——一朵硕大、张扬而又谦逊的秋

海棠正恣意盛开着。说他张扬，是因为他的红太过耀眼，被阳光勾勒得仿佛是镀了金，俏生生插入一盆的玛瑙绿里；说他谦逊，如此的娇艳与蓬勃，我却从她清冽但不刺鼻的香味、笔直但不做作的花茎、舒展但不恣睢的花瓣里察觉，其周身全然透着一股愉悦的中正、质朴与平和。他虽仅植根于一方景盆一抹黑土，却凭借其中正的花品和热烈的花容赢得身旁夹竹桃、凤仙和倒挂金钟的钦慕与敬仰。他雄伟而峻拔，繁茂的枝叶便播撒下善意和关怀，时时极尽所能地为邻近的植物遮风挡雨。试问这方圆十里的花花草草，哪一株不知晓这太阳般耀眼但又山岳般平和的秋海棠？哪一株不晓得他的好，又从未受过他的恩惠呢？然而纵使他枝叶撑起的大厦再高大再广阔再坚固，他却始终将心底那份最质朴的柔情留给那万缕缱绻的阳光。他依偎着她，依恋她，情不自禁地舒展抖动着花枝，心底感到充盈踏实。阳光滋养了他脚下的土壤，强壮了他的根系，饱满了他茁壮的骨朵，又给予他内心以温存。秋海棠不自知地感到灵魂的熨帖。他是如此欣慰而又习惯于阳光的轻柔包裹，他日日恣意盛开，仿佛从来不曾衰败。

然而有一天太阳西下，东方那抹鱼肚白再也没能出现过。

秋海棠渐渐凋零了。他在黑暗里一蹶不振，仿佛终于耗尽了体力般，鲜艳的令人艳羡的金红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干枯棕褐的老病黄斑。硕肥的花瓣杳

拉低垂，花蕊无力地收缩，叶片凋零枯萎——整颗植株沮丧着，全然失掉了往日的神采。我的灵魂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心里如同被蚕食蚁噬——那样一株美丽、善良、质朴的秋海棠！他的花蕊亲密地朝向我的灵魂，仿佛孤独地想要向我索取什么，好像又没有。我的灵魂静静趴在松软的泥土上，我睁睁地看着他。我张嘴，发现喉咙是干涸的，我迈腿，发现我没有腿。于是我拼命地朝着那朵奄奄一息的海棠打手势，我的眼泪冲出单薄的眼眶。可他不理睬——他又转向遥远东方的地平线了。不断眺望，缓缓、痛苦而深情，目光略过沿途的风景，最终总是被浓厚的黑云阻挡。秋海棠就那样望着那团黑云，他就，他就……

## 1

打记事起，爷爷奶奶的感情就一直很好。

爷爷待奶奶不是流星摩擦大气的热烈，不是飞蛾扑火的霎那芳华，却是大树插入黄土，蓝天包裹白云，爬山虎依偎在泥墙，羽鸟栖息在枝梢。

奶奶唤爷爷也不是揉进春风十里的缱绻，不似春日桃花瓣尖打着晨露的柔媚，却是黄昏青草地上哺育的清香与温存。

爷爷喊奶奶：李福林！

奶奶喊爷爷：周宗伦！

朴素的，家常的称呼，朴素的，家常的唠嗑。没有华丽辞藻，没有你依我依的纠缠，不是被彩色绸缎包裹的戏台，不是唱念做打登台亮嗓，但却是冬日暖阳让春回了大地，是一棵枣树亲切地呼唤着另一棵枣树，是早鸟呢喃在一堆秋日的蓬草。

记忆里，他们总静悄悄地说着对彼此说不完的话。他们一齐推开爬满红锈的铁门，蹒跚、缓慢，但相互搀扶，赶早买回新鲜的豆腐和土豆。他们一齐穿梭在厨房，一个掌勺，另一个就洗菜、配料，冬日里还会烧起炉子架上锅子，热气蒸腾起来模糊人脸，直到纱窗和门缝再也溢不住腊肉和青菜配上青葱的熏香。阳台上的花草是要悉心照料的，那盛开的一丛丛，那绽放的明艳艳，那满目的秋海棠、倒挂金钟、夹竹桃、鸡冠还有凤仙……恣意的活力，恣意的舒展，给予他们恣意的生机和力量。他们总爱肩并肩，手持水壶浇洒，温柔而小心，仿佛指尖正抚摸过彼此脸上岁月的褶皱。夜晚的活动必然是围绕三寸客厅的那方掌大小电视展开的。两个人也是出奇默契，从来不抢遥控器，爷爷看体育频道，奶奶就会因为国乒的胜利而笑逐颜开，奶奶看星光大道，爷爷便大开大阖指点江山般点评毕福剑的幽默风趣。这样的生活节奏、生活情趣的默契，是我所见无双的，我欣慰而又羡慕他们的合拍，暗暗期许着，当热恋的浪潮褪去，自己也能收获这样一份剩下的细水长流。

## 2

爷爷的穿着是朴实而又严谨的。

一顶青灰黑的圆顶压发帽，暗深的呢子或者绒布外套（肩袖一定被熨得笔挺），同样笔挺的长裤，脚下踩着不那么锃亮但却干净的皮鞋。当然后来他就抛弃了皮鞋转而青布鞋了，同其他老人一样图个舒服方便。鼻梁上挂了副细黑框眼镜，读报看字时喜欢眯着眼皱起眉。很久前某一天的清晨，我在



老家内房老旧的窗牖里向外望，逆光将他站着读报的身子拉成一片光影，但仍可分辨那紧锁的眉头，眯起的眼，笔挺的腰背和稍显佝偻的肩，身后是阳台上一片繁茂恣意的海棠、夹竹桃、桃花和凤仙。他好像时刻都在烦忧着天下事，就像他时常操着咸丰口音告诫我：

“小虎子哎，我跟你讲——两耳要闻天下事，不可以一心读你的圣贤书……”

那天清早他读报的逆光影子便烙进了我的小小的脑袋。那一刻我看到他嘴角皱纹绷紧的严肃，他对自身信念的执拗的执着关怀，以及他为我无形树立起的榜样和标杆。从此我便爱看他严肃地、认真地、投入地、紧锁着眉头、眯着眼读报，每每这时我脑海中便勾勒出他逆光肃穆的影子，还有他谆谆的教诲：小虎子哎，我跟你讲——两耳要闻天下事，不可以一心读你的圣贤书……

爷爷的皮肤黝黑，我知道是因为什么。他一来不下田种地，二来不搬砖拖瓦，原来是年轻时种下的果。他曾是咸丰县卫生局的一把手，从此担子很重，责任很重。咸丰是山城，地处湖北西部的边境，人烟稀少，几十年前道路不通，交通不便，山高路险。爷爷在自传中这么写：“我在县卫生防疫站工作长达二十四年之久，除害灭病，日夜不疲；流行病调查，病原分离，不畏艰辛。以步代车，我的足迹踏遍咸丰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深入了解民间的千家万户。不以苦为苦，甘为孺子牛。”那时他便拥有了这样的肤色。很多年以后，爷爷咧着嘴冲我乐：“小虎子哎，看到没有，这是你爷爷为国为民尽心的标记！”我于是也咧着嘴冲他傻笑。

爷爷的头发不密不疏，柔软的平头，没有一根白发，黑乎乎油亮亮的。小时候我爱揪他的头发，握在手里仿佛丝般的绸缎，又像马驹脖颈上顺滑的鬃毛。爷爷便大喊：“别揪了哇，别揪了哇！再揪就成秃头啦！”我开心，手上更是使劲，爷爷只得忙不迭地躲闪，要多狼狈有多狼狈，哪里还有平时那持重的派头？我不仅爱揪他的头发，还爱依偎在他那时对我来说宽阔伟岸的怀里，埋头于青灰大衣上残留的淡淡烟草味。这是一片混合了文人墨香的烟草气息，轻柔而不轻薄，浓烈而不刺鼻，像是被冬日阳光晒过一般温柔与芬芳。我陶醉于这样的健康的呼吸，却还是绷起脸来：“要少抽烟！”他总

是笑着对我点头：“好，好！”又转头背着我拿出一支新的。

爷爷总是爱教诲我的。除了教我风声雨声雷声声声入耳，他常凝视着我，目光却穿透我，陷入绵延厚重与峥嵘的往昔岁月：“周家历史上可是有人才的哩！小虎子哎，你爷爷的爷爷，也就是我的爷爷，曾经做过张之洞的秘书。他老人家可真的是文采斐然，倚马可待……他是位老儒生，思想却是很新……”我闭上眼，任思绪跟随着洪流回荡，穿透历史的层云，抹开时光的斑驳，看到那样的一位意气风发的新儒形象栩栩如生，那样一位为后代子孙敬仰的文人，同样着青灰的先生长衫，在时代的洪流中挥斥方遒，激流勇进。爷爷把于先祖的敬仰寄于我，便时时教导我，教我圣贤之道，教我要做文人，做有风骨的文人。他送我圣人之言，诸如启蒙类的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到论语、道德经，再到后来的名家杂文，张爱玲、朱自清、冯骥才……每本书的扉页必然有他恣意刚劲的题字。他说：“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万卷始通神”，他说：“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读书以外，他教我做人的道理。他说，文人的风骨要“千磨万击还坚劲”，要“举世皆浊我独清”，但木秀于林风摧之，过刚易折，又需学老子的“水可方圆，利万物而不争”，切莫要一味坚持所谓信念而“粉身碎骨浑不怕”。“方圆不周”之时要懂得迂回作战，保存实力才是日后东山再起的前提。当我遇到挫折而迷茫之时，他便吟起“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告诉我坚持心中所想，而后付出努力，必能“柳暗花明又一村”……我自濡染在他予我的引导与告诫之中，走过了风景山水，走过崎岖坎坷，跟随淙淙溪流汇入江水，再汇入海河。

### 3

这一年注定是一个令我们家欢喜的一年——我考上了复旦大学。回到咸丰，爷爷默默注视着我，竟悄悄吧嗒下两颗泪珠。他已而年迈的、布满褶皱的手轻微颤抖，带着一股难言的温度和分量，搭在了我的肩头：“我知道我的小虎子可以……”

我将头埋入了他愈发佝偻的肩，欣慰自己的努力换来了他心底的熨帖。

爷爷高兴，这位老局长发言，要摆几桌子宴席，犒劳犒劳自己的懂事孙子，也要让邻里乡亲们瞧瞧自己的优秀孙子。咸丰特有的山珍便依次登场了，青椒腊排、土家粉粑、鲈广椒腊肉、腊排骨炖土豆、腊猪蹄、鱼腥草、臭腐乳、土合渣……

菜轮流转，我吃得开心，却也知道，这场饭局的意义并不在于满足脾胃。桌上满满坐着一圈人，除去我的家人，大部分都是爷爷当局长时提拔过的子弟，现在个个都风华正茂，事业有成。县城男人们喝起酒来豪情万丈，牛气冲天，说起话来一个比一个中听。大家轮番举杯敬爷爷，千百万次感恩戴德，说没有老局长的提拔便没有今日的自己，现在兄弟几个一定会孝敬老人家，让老人家安度晚年……爷爷佝偻了很久的肩竟拼命舒展开了，他的脸上红意盎然，神情激动，豪气举杯回应着诸位的敬举。他暗淡了多时的青灰色外套竟像是要发出光来，额上耷拉着的软发也不要再无力，拼了命向上顶去，直快要顶起那顶圆顶压法帽。他又干脆站起来，发言，再次感谢大家的捧场，举杯一饮而尽。

我为爷爷所受的尊崇而感到欣慰，却又隐隐担心，便搭上他的胳膊：“别喝那么多，多吃点菜吧。”他推开我的手，眼眶里噙着泪，悄声对我说：“看到了吗，爷爷这群下属是知恩图报的，他们都是很尊敬我的呀。”我默默收回了手，看着他。他不再看我，转身又是一顿豪饮。

我夹起了一片青翠的苦瓜，入口，苦得眼泪竟然都要漫出眼眶。放筷，一口都再也咽不下了。思绪又开始飘渺，仿佛它不受我控制，脱离了我的肉体，直直向上升去，升到很高的云中。我俯视。一张圆桌上，一群高大的男人，他们真诚的红光满面的笑容，他们高矮胖瘦的肉身，他们奇长的手臂，端着剔透晶莹的啤酒，或者白酒，高高举起。我看到爷爷那个佝偻的、纤弱的、干枯、暗淡的身体正遵循心底的潜意识而努力膨胀、发光，他内里包含着的灵魂正满心欢喜，以为寻得了通往荣耀过往的钻地孔，便一心陶醉与沉湎了。他不断地呢喃：“他们还是很尊敬我的呀……”我的内心开始因为矛盾而传来微弱的钝痛。难道我竟不允许他再一次重温当年的鲜花着锦，烈火烹油？难道连一位老人陶醉于虚无的美好过往的权利我都要剥夺吗？可是，可是发自内心的，我并不愿看到他那双噙着热泪的眼眶，

那受尽吹捧而受用因而颤抖的双手，那因获得了极大虚荣与满足而红润不自知的面颊。我看到他沉湎在过往的时光中了。可这又有什么不好的呢？好听的孝敬话、尊敬、名望本不就是予人成就与满足的良药吗？我又在自顾自坚持着什么？一个人到老了，依然愿意相信自己年轻的辉煌持久，不时回顾，又何错之有呢？不知道，那时的我想不明白，此时我依然想不明白。我只是知道，我心绪难平，有如一团乱麻。那一刻，我做了一次透彻而又全面的自我检讨。是不是因为陪伴老人的时间太少，爷爷的内心里才愈发日益空虚，只能靠往事充盈？那一刻，我深感到自身的无力。我只能睁眼看着他在过去岁月的荣光里闪亮饱满，而在今夕时间的流逝里日益干瘪。或许，这是人都将经历的过程吧，我这样想着，心里充盈着无可奈何的早春的悲伤。

## 4

奶奶去得突然急了。

前两天我还打电话问候奶奶，我说：“注意多休息啊奶奶，多吃饭吃菜！”奶奶笑：“好好好知道啦。”以至于听闻她走的消息，我一段时间还处于眩晕和懵懂之中。

我的慈祥的，乐观的，教会我做臭腐乳的，爷爷总叫她：“李福林！”的奶奶。

四月份下起了绵绵的阴冷的小雨。

爷爷开始变得沉默寡言了。他平日里无事可做了。他对我说，奶奶走了，他一个人找不到家里的药放在哪，那些都是奶奶收拾的。一个人下楼梯，没有人扶，颤巍巍的，往后也不想出门了。一个人看电视，放的什么根本不知道，看着看着就会流泪，然后哭出声。吃饭时，常为奶奶留一口饭菜，用这世界上最虔诚的沙哑的声音低低地、卑微却又充满期冀地呼唤：“李福林！你回来吃饭啊！回来吃饭哟！吃一口也好……”

他霎地就像高树被抽离了黄土，蓝天徒然寻找白云化成的雨滴，爬山虎依偎的泥墙变成了齑粉，羽鸟飞回树林却再也找不到自己的那一支梢末。

他每天说得最多的话就是：“李福林！”窝在躺椅里说，坐在餐桌上说，梦里说。他说奶奶来托梦，叫他快点去找她哩！

他不再打理胡茬和头发了。那曾经柔软的，乌黑的头发，现在成为了盐碱地上杂乱的枯草。他肉眼可见地消瘦下去，小腿竟然细过了我的小臂。那个曾经衣着严谨的，带着细黑框眼镜的，谈吐大方举止得体的，心系天下大小事的，教我要“千磨万击还坚劲”、“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意气书生，那个每日雷打不动早起的，我冲他笑他就也冲我傻乐的，紧锁着眉头眯着眼在清晨的逆光里读报的肃穆严谨却又亲切可爱的长辈，如今划了一个巨大的笼子，自己戴着镣铐被迫走了进去。

我已经不知是何滋味了。我怪他，恨他，为什么自暴自弃，好话说尽，硬软兼施，百般劝解，却只换得一块啜泣的石头冷漠，不得不无功而返。然而这块石头，却是曾经最疼我爱我要滋养我哺育我告诉我何为坚强坚持自尊的那块宝玉，那尺标杆。我恨他自暴自弃，我怜他心中悲苦，我理解他所承受的是我所不能理解和感同身受的折磨，我又悲他从曾经那样一个光鲜的人到老来竟落得如此境地。这一切又加剧了我的矛盾。无人能够化解他心头的郁积。后来我和母亲推测，爷爷那时应该是患了严重的抑郁症。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

奶奶去世后仅仅三个月，爷爷也在上海与世长辞。

奶奶的骨灰撒入了家乡的清江，爷爷要求自己就地被撒入大海。

“不愿意给你们添麻烦啊。”他这样说。

我捧着那雕龙画凤的四方骨灰盒，看到盒盖紧紧闭合着，里面是一袋了无声息的碳酸钙。它安然封存着，就像封存了一段曾经刻骨铭心的记忆，一股沁人心脾的温暖。这里是黄浦江的人海口，水流湍急，波涛澎湃，阳光洒下来，海面变成蔚蓝的金色。清江的水流将跋山涉水，一路汇入长江，再流经此处，汇入大海。

爷爷和奶奶终将再相遇，拥抱他们的，会是一片蔚蓝广阔的海洋。



# 风暴

我的梦，溺毙在了海里  
落日，血红的余腥。  
深红的风暴  
獠牙，亲吻着梦的残影——

青铜酒樽中的红杏  
装着堂吉诃德的漂流瓶，  
它们觥筹交错，  
全是碎裂的声音。

像我爱过的一切，  
这风暴令人窒息。  
像水中的焰火，  
像陆地上的鱼群。

而你，深红的风暴，  
你又要去往何方？  
是为，春天送葬，  
还是把雨水嫁往他乡？









十八輯·啓